

文學筆
記叢書

寶存



廣益書局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2374B

120 移交

四聯出版社

登記 857.176

書號 2549

日期

自序

君子不寶，易寶爲？顧寶何常？閉人寶，不閉天寶，所謂禮義者，順人情之大寶也。予圭寶子，笑傲吟誦一寶間，於凡事凡理凡物，固亦不能鑿其幽，如巖之寶乎？決其深，如泉之寶乎？抑有生吾之明者，豁焉，雪之寶矣；又有重吾之疑者，蒙焉，雲之寶矣。夫書求間隙，書有寶，義任穿穴，義有寶，子慕此寶也。井中之天，井祇寶，管中之豹，管祇寶，予不獲辭此寶也。故或觸於耳而寶，觸於目而寶。或沈思獨往，朋友講習，撫今追昔，感而寶，悔而寶。喜而詫而怖而鬱，而對而激而寶，蓋幾乎無乎非寶矣。錄其寶可以證吾所明，寶學庶從寶進焉。討吾所疑，寶才庶從寶出焉。漸且塞吾有萬之弊寶也。客有曰：「子露研雪撰，淺之乎其寶名矣，而又存，不乃倖永，永存斯寶耶？」予曰：「否否，所寶猶小家珍說，方家笑也；寶之存不足以存存，第請得以出處之寶言。夫獨不見爭門側肩，越趨囁喘於形勢之路者乎？非所以求進身之寶乎？卽通顯矣，有同於古之繇寶尙書者矣，疇范光輩遼躒邀知音狗寶者？彼何寶？方幸寶有存，吾屬思奮筆，不必入猶蛇寶，噴若玉寶，乃層見側出，連犴錯雜，得觀縷一編之寶行。且寶中寶，寶外寶，續遇寶，續書寶，不皇其他。爰以是爲匿影而潛神之寶也，并可則寶斯寶者，存寶何不存乎？願寶斯寶者，非復存寶，存特寶也，寶不必存特寶也。假有好譎其說者，謂此寶兼漁寶龍寶嘉名，今信存，則又啞啞已。」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上海胡式鈺。

序

凡人讀書既多，必有心得，隨筆錄存，或加評論，或別有銓解，或致辨難，或述而不作，用備遺忘，或記瑣事，以寓勸懲，或陳方言土俗，藉供研稽。閱此種書，既可以消遣睡魔，又可以增長學識，此文學筆記，所以至爲可貴而盛行今古者也。予見寶存一書，合於以上所言，因爲大達社加標而公之於世，諒必共所欣賞焉。書中辨明道二字，開官氏作并官氏，駁錢大昕論子游子夏，益爲舜堦，翦商，駁閻百詩，楊用修作僞多端，失處甚多，以方城爲萬城，真可笑。又以中庸折東坡謂武王非聖人，他若三商之正竹書之僞，古人已言此益復暢之耳。唐僖宗善擊球，不免石野猪之譏，設生今日必爲球狀元無疑。楊廣死亦論法，誠堪嗚噓，帝王信別有肺腑也。世多不曉，怨脫二字之義，往往誤作腕脫校書郎，以爲校書者，腕必酸疼欲脫。今讀是編，既得其解，兼可免誤。古諺已不合今時，習用不察，一經拈出，便爽然若失，如槐花黃云云是也。俗語入文，苦於甚俚，而又無字可換，獨古人偏能之，如龍取水改爲龍捲水，文句稍雅，吐屬畢竟不凡。西施不必雪誣，文人口孽，當自屈子始，三侯之解，楊柳二物之分，七十二之臚列，錢卜之溯源，不食鯉之故，幽未冥果之用字，鹽水抹器，滴血能融，柏油能愈癩，聲調譜之無謂，此數則，讀者幸毋亡也。事寶中有瑣事數條，關於上海軼聞，如閔行龍舟等事，又述杜行鎮，張襄孝子也，而吾邑志乘失載何耶？四寶之中，吾以語寶爲最劣，以其多老生常談耳。作者文字有倔強處，而不謂書中反多引陳熟之典，殊爲減色。然憚慘爛粕糞惡蘭子等

字，皆屬滬上方言，未必人人能知能寫，常談有不談，溫故未嘗不可知新，或轉以此竇爲最耐閱，亦未可知。焦牙可對黃額，惟焦牙之風，今不復行；黃額之風，又將盛行於世，此種復古，當嗤之以鼻。摘句摘字，此鍾譚所以稱爲魔派，作者何故復犯？且多重複，爲刪一二，複猶未盡。女蛾之解，前後矛盾。一叫一回，杜牧原未少誤，讀者辨之，勿爲所惑；一叫自屬一回，再叫何妨？又云一回也。澧溪爲周浦別名，惟書中所云澧溪口者，則指周浦塘，非指周浦，其事仍屬上海，不涉南匯；此非故鄉人不能知，地理所以由來多誤認歟？是書凡四卷，刻於清道光年間，板稍漫漶，且有脫簡，載上海縣志雜家類，又有寸草堂詩鈔九卷。作者即上海胡式銓字青坳，事蹟詳陳行胡氏家譜。詩竇一卷，持論尙平允，於陶韓李杜詩，用力亦深云。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中濟南匯朱太忙撰序

寶
存
序



寶存

書寶

陳編益智，老至以燭，間及未議，且忖且惡。

晉書賈充有兒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閣，充就而拊之。世說云：「充就乳母手中鳴之。」拊鳴各通，蓋謂拊其兒，作鳴鳴聲以悅之也。猶荀子拊循之吮，嘔之義。然鳴字耐味，杜牧之遣興詩：「浮生長忽忽，兒小且鳴鳴。」

頌詩讀書，知人論世，謂之尙論古人，孟子言之也。嘗見鍾伯敬評漢高天風歌曰：「真帝王，真英雄。」攷漢高以假仁假義取天下，當日分我孟羹之語，已無人理。其後太公擁慧卻行，不罪家令之言，而反善之。雖後人謂善其發悟已意，得崇父號，無非曲爲之周旋。至於羹頡之封，祇以飲食細故，欲示其嫂之過於天下，萬世本原之地，率如是不大有以辱古之帝王。耶伯敬不察，猥據一歌口吻，嘆爲真帝王，亦失言之甚者已。夫漢高者，聰明卓練，謂之真英雄，雄可也。有帝王之位，無帝王之德，帝王之亦可也，不必真焉。

聖德無涯涘，聖教亦無涯涘。尸子云：「舜之行，其猶河海乎？」（謂德澤）千仞之溪，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於河也，大飲則大益，小飲則小益。」

王長元策秀才文云：「將使杏花萋葉，耕穫不愆，清嘒冷風，述遵無廢。」按杏花萋葉，文人都喜用之。清嘒冷風，尤爲雅韻。（四民月令引農謠，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呂氏春秋，冬至五旬七日，萋葉生於是始耕，又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嘒欲小，以清又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爲冷風，高誘曰：「夫決也冷風和風也，必于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

輟耕錄載虞邵菴宴散學士家，歌兒順時秀唱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短柱。虞

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亦賦一曲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瀟，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歎。」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虞魚相通。式銓按詩維昔之富（叶方味反）不如時，維今之疚（叶記）不如茲，又羣史所載謠諺，如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之類，夥不勝收。又黃庭經內養三神（叶禪）可長生（叶羶）魂欲上天魄入淵還魂（叶弦）返魄道自然，凡此一句兩韻，并連句也。其他或連句而句自爲韻者尤多，不及錄。則一句兩韻有由來已易，長子帥師弟子與尸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叶尼）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叶離）詩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人而無止，何不（叶蒲美及）遄死考槃在澗，傾人（叶然）之寬心之憂矣，之子無帶，鷄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叶宜）下來（叶）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駕我（叶五）乘馬（叶滿補反）說于株野（叶上與反）乘我乘駒，庶見素冠兮，棘人（叶）變變兮，無衣無褐（叶許例反）何以卒歲，予手（叶黍）拮据，予所挈茶，予所蓄租，予口（叶苦）卒瘁，曰予未有（叶演女反）室家（叶古胡反）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叶茲五反）有芋如暈，斯飛，君子攸躋，式夷式已，無小（叶細）人殆，弁彼鸞斯，歸飛提提，不知所屆，心之憂矣，君子（叶）如怒，亂庶湍湍，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疆場翼翼，黍稷彘彘（叶于逼反）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叶滿彼反）攘其左右（叶羽已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長畝（叶）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日日時，築室（叶試）于茲，釐爾女士，從以孫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挹彼注茲，可以饑饉，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挹彼注茲，可以濯鬪，豈弟君子，民之攸暨，天之方懨，無爲夸毗，威儀卒迷，路車乘馬（叶）我圖爾居，莫如南土，經營（叶王）四方，告成（叶常）于王，敬止敬止，天維顯思，命不（叶）易哉，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侯（叶伊）燕喜，令妻壽母（叶）管子六畜

遮育，五穀遮熟。太玄今獄後穀終說（同脫叶託）桎梏（叶覺）決其鬻，利以治穢，割其疣，贅利以無穢。易緯引古語躡馬（叶）破車，惡婦（叶附）破家（叶姑）夏禹襄陵操下民（叶離）愁悲，上帝愈，咨凡此兩字一韻，并連句也。他或連句而句自爲韻者尤多，不及錄。則兩字一韻又有由來已。

隱齒可對顛毛，事文類聚迂叟病隱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文苑英華賀蘭進明詩云：「髀裏未堪還宿肉，鬢邊何事遽顛毛？」

樂三終可對詩四始，然詩四始疊韻不如詩五際，漢書翼奉傳詩有五際是也。亦可對詠七始，歷律志七始詠是也。又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王褒傳春秋法五始之要。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卽位。」則可以受圖五始對奏樂三終。又玉燭寶典元旦乃歲之始，時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春秋謹四始者是也，是亦一四始。

唐僖宗善擊毬，謂石野猪（優人）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狀元。」對曰：「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駁放之。」鍾嶸詩評若孔門取詩賦，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然則文章亦技也，猶近聖門，事至般戲，雖工并難文藝，况矣野豬善諷。

莊子秋水篇云：「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又外物篇云：「春日時，草木怒生，銚鐮于是乎始修。」又漁父篇云：「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云：「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凡此開唐宋人小品風流。

毛詩訓音但曰某某字反，不曰切，而字典但曰切，所謂語爲吉祥，滋厚福也。羅長源曰：「攷之於文，發之於均，蓋古無韻字，均（讀韻）卽韻也，見說文。」先訓韻字，始文賦，羅氏仍古耳。

馮夷馮有兩讀，西陽雜俎河伯人面乘兩龍，又曰人面魚身，一曰冰夷，一曰馮夷，穆天子傳言無夷。則據段氏所載，由冰音釋之，讀若憑，由無音釋之，讀馮本音。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攷竹書紀年一書，晉書束皙傳稱竹書之異云：「益于天位，啓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爲后啓所誅。」今本竹書云：「夏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薨。」與束皙劉知幾所引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無囚堯偃朱事，今本非晉本。其僞根證，鑿鑿皆可辨之矣。然囚堯偃朱殺益等事，尙可信耶？此必昔時有懷不軌之心者，妄造此語，誣聖賢以待自文耳。則安見晉本之爲實錄，竊謂同一僞也，猶不若今本近情可取也。昔平原君以孔子於衛親見南子，於阿谷交辭漂女，問於子高。子高答云：「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後世，殆假其說以行其心者之爲也。是南子漂女稍涉嫌疑，後人猶不肯爲聖人受其罔，况如竹書載堯舜啓益等駭人事，豈非小人無忌憚之甚哉？故攷古者辨其書之前後真僞，辭人操觚援引，擇言尤宜雅焉。

楊氏丹鉛錄云：「汲冢瓊語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多誣而不信。其文極古，不起自戰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式銓按論語舉伊尹不仁者遠，註不仁者皆化爲仁，若遠去耳，則其時猶有小人造言若此哉？

魯論子路無宿諾，孟子不宿怨焉，荀子文王無宿問，管子有過者不宿其罰，淮南子文王宿不善如不祥，墨子又說苑宿善不祥，大戴記羊舌大夫不使其過宿，宰我無有宿問，知君子貴勇決焉。

莊子天道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徐無鬼篇枯槁之士宿名，宿字並佳。

式銓年十二時，塾師講君子不重章，次日回講師以無友不如己詰之曰：「人不如己，己既不友矣，或己不如人，

人亦將不與己友。奈何則聖人之言，豈不礙理？」式銓曰：「無友者謂已不必往友他，若他來友已，不可拒也。」師快之。明年回講，嫂溺援之以手，句師曰：「男女授受不親，何以古人但言嫂叔不親授，不及伯與弟妻乎？」式銓曰：「叔亦有童子之年，且不親授，則弟妻父兄，不言可知，舉其輕以見其重也。」師亦快之。又講堂高數仞，一節曰：「言弗爲則去數端乎？」式銓曰：「非必數端可廢，謂不若是侈耳。」師曰：「待妾可廢，齊桓公如夫人者止六人，君子病之。」式銓曰：「亦病如夫人耳。」師乃擊節曰：「有是哉！司馬史有清娛之侍，韓昌黎爲柳巷之詩，而范文正之惓惓於自栽花，或信然已。」

予爲諸徒講天下之士悅之節，旁有人云：「孟子何輕談帝女之色，且何由而知其色之好乎？」予曰：「孟子固非談閨闈者，顧婦有四德，古人亦講婦容。二女色好，未嘗載之於書，若必欲徵實，可卽娥皇女英之名按之。娥好也，方言秦謂好曰娥。又凡誇美女者，必舉嫦娥。英華也，詩故云美如英，又尙之以瓊英乎，而韻會錢氏曰：『瓊英玉色之美。』然則二女縱不必先施毛嬙之美，斷不同孽母無鹽而堯以至美之名錫其女可知也。不然，象亦豈未嘗見二嫂而漫曰使治朕棲耶？故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李善注亦引女英娥皇云。况此固孟子準常人之情言，則人情必意富貴家之女爲好，必不以貧賤家之女爲好，大抵然也。總之爲舜之憂之難解，極言之耳，何得輕譏大賢人耶？」

西京賦芳草如積，積字甚微妙，第竟言積草，轉遜。

或有戲問於予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女稱兄弟，而不聞男稱姊妹何耶？」予曰：「所謂地法天也，蓋陰法陽則可，陽法陰無是理也。故十月純陰用事，因謂之陽月，不聞四月爲陰月。」

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禮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女叔諸婦也。臧在東曰：「夫之兄爲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妹爲女叔。」

今一字或圈讀數音，頗便童蒙，一覽了然，未識例始何時。何人閱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當四維之位，平起寅上，在巳去，在申入，在亥也）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如字初音者，皆爲正字，不須點發。蓋自齊梁人分別四聲，而讀經者因有點發之例。」是據張說，則唐初已然矣。然亦未言創自何人也。其點易爲圈，則近詩錢莘楣養新錄云：「宋以來改點爲圈。如相臺岳氏刊五經，於字異音，皆加圈識之。」養新錄亦載張氏發字例一條。

太玄裝卦云：「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次二太陽用事，微陰當升陽氣，裝束欲退之象）後之辭人有春歸春去，迎春別春，送春餞春等事，當本此裝字。

古人引典多剪裁，友于色斯，貽厥礪乃，干木馬卿，馬駿方朔等，不一而足。其尤不易解者，夫人娘子曰夫娘，士大夫曰士夫之類。然昔人之割裂亦病也。今人用之典雅矣。

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尸子）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說苑）卽孔子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意。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顯而微，逆而溯焉。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由微而顯，順而推焉。

錢莘楣云：「程伯淳之沒也，文潞公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按明道仁宗年號也，不當爲人臣之私稱。而潞公以題墓，伊川受而不辭，皆所未喻。後人亦無議及此者。」式銓竊謂明道者，言其能明達大道，兼能發明大道也。潞公以伯淳當之爲無愧，故稱之，非取朝廷年號也。且王者制爲年號，原以示便於天下，後世其稱雖記載一切，不以爲褻，無所避也。卽如年號地，年號錢，宋明稱年號，隨意割取一字。錢氏亦嘗歷舉之，而不言其非，乃獨不滿於程子之爲明道，何耶？夫一縣一州一府，國家所馭之地耳，年號之錢，爲民間交易之需耳，年號之甚至磁

銅玉石，凡在瑣細玩好，輒各有年號款識；故稱其物者，卽有以年號呼之曰某某磁，某某爐之類，曾不聞有列禁。况人爲萬物之靈，士爲四民之首，朝廷得一鉅儒，格物窮理，傳述著撰，卽朝廷之幸，並天下後世之福。是卽冠以某王年號，亦所以明某王之得有其人，而天下後世之賴有其人也。是正以公稱稱之者，公之朝廷天下後世也，私云乎哉？錢氏博洽宏通，時有卓識，而於明道之議，得毋鄰於曲謹？夫爲臣子者，恭慎爲尙，而自古聖王，又無貴曲謹之士焉。（程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

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攷管子宙合篇：鳥飛準繩，大人之義，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程子之言卽此義。

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管仲之達也，故有鳥飛準繩之論。

閻百詩四書釋地載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亦好詆宋儒。來告子曰：「爾雅釋詁：翦勤也。太王翦商，卽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斷商害理解？」予曰：「翦勤也，亦云斷也。子治毛詩讀至于牧之野，敦商之旅，猶得解作太王勤勞於商乎？」紫司猶強辯，予笑曰：「沈秋士嘗贈子詩，十年以長慚兄事，萬卷初開羨後生，子不記憶乎？方當開卷之時，尙未到開口地。」於是面赤屈服而去。式銓按論語泰伯章集註：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本一時誤筆。紫司當日遂以斷商作太王心跡講，不就國勢言，而百詩亦不及沈思，故輒舉于牧之野，敦商之旅，答之殊不知此二語，亦祇詠武王事跡也。不然，太王果心乎斷商，武王纘之，亦心乎斷商，猶謂之奉天伐暴乎？顧自宣尼迄今，通儒鮮或議之，誠諒其心也。惟紫司錯認斷商從心跡說，故卒與百詩辯，而百詩亦復錯認，而強爲援證之，自負宿學，未免理屈詞窮。於是爲此刻毒語以抑之，講學家悻悻如是，可笑已。乃復筆之於書，意將辱紫司於天下後世耶？何以知之？觀其自序釋地云：「予著書冀以垂後。」故知之。雖然，紫司究無甚他謬，而閻氏妄議前王，不容後學，自是斯

言之玷已。(詩傳翦商之漸朱子曰非謂翦商之心)

楊用修曰：「漢儒謂湯武逆取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

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閻氏之識，固陳人之不如。

閻氏議子游子夏一條云：「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有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纔十九耳。而概以文學名數語，截然而止，奇之乎？疑之也。」其意蓋以游夏年少，豈竟足以當文學之目，又不敢質言之，故作此閃條不可捕捉語氣，鄰於皮裏陽秋。嗟乎！閻氏自矜淹博，觀其著撰，既數與朱子爲讎矣，乃又欲凌厲聖門游夏哉？須知聖門文學，雖亦在乎稽古功深，尤在儲其德詣宏其器識，積之厚以流光，斯爾雅可貴。漢魏而下，載籍日滋，讀書者乃第尙博聞強識，至頭童齒豁，詡詡然謂之無愧於文學，淺矣。且卽以博洽論，又安知游夏聰慧，不早於少小時徧覽古籍，六通四闢，乃得居文學之科耶？而僅以習於詩書禮樂史志局游夏哉？如閻氏私意，則子思之十六歲作中庸，尤不能信。古來多有以聖童神童奇童稱於書者，謂皆烏有先生可矣。閻氏之妄測古賢如此，甚矣其不知量也！

子光州官舍紫薇花下集飲七古，後有云：「三商夕定花濕露，高燭尙可燒銅荷，盃盤重整各一噓，且話風月毋談他。」時一友云：「商當是商」並以使用韻本示予。語之曰：「儀禮士昏禮注，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夏子喬蓮花漏銘云：『五夜持宵，三商定夕。』予卽本此，恐便本詩韻不足憑耳。」後見邵長蘅韻略錫部商字下載，日入三商爲昏，蓋早誤商爲商矣。又見錢氏養新錄，並載高士奇天祿識餘，周禮漏下三刻爲商，且以儀禮鄭注爲周禮，其改日入三商爲漏下三刻，并成臆說，則錢氏亦嘗譏高氏矣。邇來韻本迭出，爲便於習試帖用者，悉宗之，且謂漏下三刻爲商，與商字異，俗多誤用云，眞夢譫也。又華臚之臚讀上聲，歸麋韻，今使用韻本處，韻兼載華臚，葑菲菲上聲，今入平聲，俱誤。予非敢駁前人，若此類者，不得不爲拈出，恐貽誤無底也。

街，風俗通攜也，離也，四出之路，攜離而別也。攷尸子子產相鄭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莫有援者。街是指野路，如潘安仁西征賦過街郵注云：「梓澤西有一原之類也。」不然，城市湫隘，人衆輻輳，豈容桃李？卽有桃李，固莫敢援，無足異耳。漢梁冀傳冀乃大起第舍，壽亦對街爲宅，此指城中路，故正字通云：「京師街道曰衙衛也。」至今人則專以城市通道爲街矣。（壽孫壽翼妻也。桃李韓子作桃棗事，並見呂氏春秋。）

閻百詩謂集註儲子齊人也，與後齊相也，幾二人。兒迪彝曰：「齊人者，因本文耳。孟子堯舜俱例以人，矚非無位者，可使亦人，則儲子可人，後云爲相，故從齊相。」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曾子大孝）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荀子正論）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荀子大略）君以德尊上也，君以義尊次也，君以強尊下也。（淮南繆稱訓）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襲氏注中說引古諺）

楊廣爲太子，父死不問，同心金盒，忍爲獸行，及登寶位，尤殘刻淫侈，惟恐不至。誠所云：「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已。」乃以彼聰明才調，風流自詡，觀其於東都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飛仙錦幔，宮女香爐，隨時臨幸，尤喜廣爲著作，猶深冀以才藻垂名後世也。當世有才，方將崇禮之，非特以光朝廷，抑所以彰人主愛才之雅也。柰何悻悻焉，惟恐人之出其右，薛道衡以美才殺之曰：「更能爲空梁落燕泥否？」王胄以美才殺之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亦甚於鄉里鄙儒，相軋名已，更可笑者，及被刃時曰：「天子死自有法，取酖酒來。」夫爲天子一切無法，顧獨於一死論法，以斯法處大無道之君乎？立法猶輕。

唐太宗英明仁德之君也，貞觀丁酉，以武彘女美，年十四，召爲才人。迨戊申，太白屢晝見，太史占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乃以李君羨爲武衛將軍，小名五娘，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誅之。求之於外，不索之內。太史令又云：「其人已在宮中三十年，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帝乃欲盡殺宮中疑似者，而仍

止之。夫九年之間，美女武氏，在帝意中也。宮中武氏，豈有多人乎？帝知之，臣下宜均知之，顧爲臣者，或拘於殺之無益，知而不言。乃人君國祚攸關，不鋤而去之，何哉？試推其隱，蓋太宗實見武氏之美，不忍加誅也。亦援太史徒殺無辜之說，以自寬，姑含忍之，不欲顯白其人也。此太宗當日之情事也。然則武之爲禍，唐室烈矣。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武后年十四，爲太宗才人，太宗崩時，年二十六，出爲尼。三十一歲，高宗大幸，拜爲昭儀，旋立爲后。高宗崩，后六十一歲臨朝，明年所幸馮小寶，使爲白馬寺僧，名曰懷義，出入禁中。七十一歲命懷義作天堂，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后，懷義心慍，燒天堂及明堂，仍使懷義更造，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后陰使人毆殺之。七十三歲，又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尉少卿，蓋易之昌宗兄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皆得幸於后，謂之五郎六郎。七十七歲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府供奉，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聞侯祥等求爲供奉，無禮無儀。」云云。后乃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端。攷武后自少至老，肆淫無狀，牝牡雖區，雌雄已忘，其意方以天子有弄臣，婦人爲天子，固宜有弄臣也。可笑纂記之人，於明堂一火，謂后恥而諱之，但云工徒誤燒，夫后豈以懷義與南璆之爭淫爭寵爲恥哉？特不忍遽誅懷義耳。不然，敬則豈不知陳辭女主，當諱則諱，而以內寵爲言，且后又以直言嘉之，不較然歟？春秋斧袞，繫之一字，武后之恥，誠不敢知之。

素讀莊子契其理趣幽渺，文境恢奇，至或有措語之清麗，用字之雋妙者，誠不暇察也。茲爲採錄于左，與諸學徒共賞之。

摘句

解獸之羣，鳥皆夜鳴。（治之則逆物性而離其所以靜）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倡也）折楊皇琴，嗑然而笑。（琴音花折楊皇琴皆俚歌俗人聞之則喜）澹然無極，衆美從之。（秋水時

至，百川灌河。未解裙襦，口中有珠。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裙襦二語，備以詩禮發冢也，固是好詩，不愧詩人作賊。太玄迎卦裳有穿襦，男子目珠，似本此。

摘字（句中取一字）

作則萬竅「怒」鳴（謂風）汝不知夫螳螂手「怒」其臂以當車轍。「齧」萬物而不爲義。「齧」碎也言雖

能理萬物而不自以爲義無容心也。「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耒耨

之所「刺」。塞曠之耳，而天下人「含」其聰，膠離朱之目，而天下人「含」其明。「攬」（音列）工倕之指

而天下人有其巧，「削」會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皆玄同。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夫子盍行

耶無「落」吾事。子往矣，無「乏」吾事（乏落也）古之王天下，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

物，不自說也。「賓」禮樂（以性情爲主）灋淳「散」樸（灋同澆薄之澆，漓其淳也）「灑」心去欲，而

遊於無人之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鋤夫其驕色）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竝

傍也此夷齊之言）此四六者，不「盪」盪中則正（盪動也）湯以胞（同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

皮「籠」百里奚。以駟合歡以「調」海內（駟音餌和也）

又淮南子摘句。

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挫傷彫落也）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戴勝黃帝之神悲

嘯言道之衰也）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蓼菜成行，瓶甌有堤（堤瓶下安也言雖有行列堤安不過於小者措

置得宜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則不久）蘭芝欲修，秋風敗之。鼓琴讀書，追觀上古。離先稻熟，

農夫耨之（離隨稻而生者與稻相似而少實）

倒生二字，本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倒植者過半。

摘字

草木「注」根，魚蟹「湊」淵。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阪也，名爵號實幣屬）。「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過人之智，「植」於高世（植立也）。萬物一「圈」也。鴻鵠鷓鴣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喙注江邊而不敢動）。春秋「縮」其和（縮藏也）。走獸「廢」脚，田無「立」禾。衰世「湊」學，不知原心返本（湊趨也）。精與鬼神「總」（總合也），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水之下流，烟之上「尋」。「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靜爲動「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諸侯必「植」耳（竦耳而聽）。三代「種」德而王。

莊子漢陰丈人謂子貢子非獨絃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淮南子公孫龍粲於辭而質名以見世間噉名輩，無如風雅中人。

荀子宥坐篇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卒音猝，此孔子之言）竊謂六朝工竿牘者，鮮有此質雅冲致，悟此并可與讀陶詩。

齧讀宅責二音，漢書灌夫傳魏其必媿，杜門齧舌。徐陵與楊僕射書，規規默默，齧舌低頭。（齧齧也）

今本家語開官氏，錢氏養新錄力辨其譌云：「按漢韓敕造禮器碑云，并官聖妃，在安樂里，宋祥符中，封鄆國夫人，制詞亦作并官氏，此二碑皆在曲阜孔廟。又宋板東家雜記元板孔庭廣記書并官氏，未有作开者。自明人誤刊，後來依之，式鉅近得顏氏家訓注本風操篇孔子名兒曰鯉，補注云：「家語本姓解十九娶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名曰鯉。案开音堅，漢韓勅碑作并官氏，蓋隸書之變。宋大中祥符封鄆國夫人詔，鄧名世姓氏書辨證，王伯厚急就章元至正三年廟制詞，竝以开官爲并官誤也。今從左傳桓六年正義作开官。攷此本國朝趙敬夫注，而盧文弼補注之。其例言云：「是書經請正於賢士大夫，始成定本，友朋間復互相訂證，厥有勞焉。」其簡端鑒定姓名，即

首列錢莘楣，然則錢氏於此條注，曷不據其所見正之也？豈此書刻於乾隆間，而養新錄刻於道光時，或錢氏考據之學，其始猶未甚致力歟？

江慎修論鄉黨執圭曰：「集註承包氏之誤，以命圭釋之。命圭是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大夫聘執瑒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因有辨矣。集註未及追改耳。」式鈺以爲江氏讀集註，此處未免錯會。明明曰圭，諸侯命圭，不曰天子命圭。蓋諸侯命大夫所執之圭，卽瑒圭也。若命字貼天子說，則註語似太簡。獨不思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乎？則此命圭謂命於其君可知也。况包氏云：「執持君之圭。」此語本未嘗誤。瑒圭仍係君之圭，不得謂爲臣之圭也。自江氏以朱子爲失檢，至今隨聲附和，舉世一辭矣。

柳氏萬姓錄采真子千姓編，不見其書。今百家姓則村塾童子皆誦之，無編輯名氏，當是宋人所爲，故冠以趙猶唐之姓。苑李爲卷首，以尊國姓也。陸務觀詩云：「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無著面看人。」自註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

楊用修云：「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方，故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曰萬城也。」式鈺竊以爲萬里地萬城，楚地皆誠矣，且下句何不云萬水以爲池乎？則安知古本之萬非訛？

水經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淮南子墜形訓方城在九塞之中，高誘注，在楚。

又云：「道書以一卷爲一寫，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式鈺謂此通儒之好異也，今以爲常。

陶九成輟耕錄又云：「弓卽卷字。」按弓馬通。

路史元杲娶洪氏曰嬰，敷感飛星而震，副左而生儋，（羅莘云周宣王時）曰玄祿，（羅莘云母名之曰玄祿）是爲伯陽。黃面皓首，故謂老子，耳三漏，故名耳，而字儋。（羅莘云卽太史儋儋與聃同）邑於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壽四百有四十。（羅莘云世以老萊子別一人，非按高士傳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歲，斑衣戲母，側所問答皆禮事，知非二人。孔時年十七，老時蓋棄仕矣。）王氏困學紀聞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蓋言事有兩，顧老萊子何人也？按元杲伯翳之裔，自恩成後世爲理，以命族，理卽李也，故老子姓李。一曰生賴，鄉澗水之陽，九井西李下，故姓李。（說苑韓伯瑜母笞而泣曰：今母力不能使痛。）

西湖志天竺寺每歲秋月夜，嘗有桂子飄落，寺僧拾得之，故宋之間靈隱寺詩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子恆疑神其說也。偶閱段柯古天咫篇載釋氏書，須彌山南面有闍扶樹，月過樹影，八月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然則月中之桂，昔人有不欲信者，彼桂子之落，又可誣歟？（朱子注天問，顧菟在腹，句亦取水影地影之說。）

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時號趙公渾脫。予偶與友人談及之，呼脫本音，座中有云：「脫當讀駝，渾脫帽渾脫舞皆然。」予方自病沿訛也，廣查諸書，無平聲讀。一日於村塾童子所習唐詩三百首見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註云：「李中麓開先太僕塞上曲云：『黃河萬里障邊隅，黠齒年來謀計殊，不用輕帆併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自註脫音駝。」因憶唐人詩十字，往往讀平聲，若謹丹鉛錄云：「謂之長安語音，律詩不如是則不叶。」然則脫之自註音駝，亦只長安語音耳，非謂必讀平聲也。

太玄奇奧，矯大易而過之，然時有本分語，雅麗可誦，如物登明堂，喬喬皇皇，交於鳥鼠，費其資黍，旌旗絳羅，干戈

蛾蛾；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鼯（音貂）之毛，躬之賊。小子在淵，丈人播船，鬼神耗荒，想之無方。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此等語，試取爲詩，皆佳句也。

四書釋地云：「舜謂伯翳曰：『咨爾費，贊禹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姚舜所受姓，玉女見祭統，蓋美言之，君子比德于玉，豈他庶姓所可稱，是益爲舜壻，亦古今所未經拈出者。」式鈺按路史伯翳大費服事虞夏，始食于嬴，爲嬴氏，帝錫之阜旂玄玉姚女，而封之費。是玉與女本二事，羅氏博洽，必確據古書。子長簡易其句，玉字帶及之，亦古人文法也。且既是帝女，稱女可也，而繫之姚，旁支顯然矣。路史並載舜次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爲湘之神，亦無益妻之說，則閻氏猶未深求之。（按咨爾費上文帝錫玄圭禹受曰大費爲輔則圭錫禹而玉錫翳也）

東坡書柳子厚牛賦後，嶺外俗皆恬殺牛。評者曰：「恬字大佳。」式鈺謂當本孫卿性惡篇恬禍而廣解。

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謂大哉巍巍乎堯舜，禹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明矣。謂武盡美未盡善，又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夷齊謂武弑君，恥不食其粟，孔子予之，其罪武甚矣。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證，皆孔氏之罪人。」式鈺竊謂蘇旣以武王非聖人，豈非弑君逆臣，歟？論伐紂是非公私之間，毫釐千里，如蘇氏言，獨不憶中庸一書乎？孔子以文得子武，而無憂武，果弑君者，則文之至德聖人也，知子莫若父，謂何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弑君而謂之纘，則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何緒乎？周公成文武之德，文與武並提，何弑君者猶以德稱乎？武王周公達孝，夫孝可作忠，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矧弑君乎？周公聖人也，武王伐紂，何不聞出其一言以諫之？且論語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孔子必非以弑君之黨爲才，而與唐虞並論，可知已。謂韶謂武，必非以弑君之賊，與舜並論，又可知已。子貢曰：「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觀堯曰咨章，堯舜禹湯武之道，昭若日星，則湯武

之爲聖人，益不辯自明焉。要以蘇氏之言第欲爲天下萬世爲人臣者警，而孟子往往歸之於天，目爲天吏。註云：「若湯武。」是蓋持論最允，旣可以戢天下萬世爲人臣者覬覦神器之心，而又所以明爲人君者之神器，不盡足恃，恃修德也。然則蘇氏以孟子爲孔子罪人，式鈺以爲蘇氏尤孔孟之罪人矣。因思國朝如閻百詩者，好爲異論，又無怪其嘗不韙武王耳。噫！世有聰明才辯，幸無輒相譏前人哉？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齊桓公曰：「昔三王者旣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淮南王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末可謂忠臣。」蘇氏始本武王之間，及齊桓淮南語，又穿鑿而附會之。接管仲定湯禹功云，義亦圓通，特以善伐不善，未可以概君臣，不如孟子歸之于天。

孫卿云：「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又云：「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然則以湯武爲弑，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是蘭陵亦不非湯武。

閱孔叢子：子思對魯穆公曰：「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薄守節之士也。」釣字追神，薄字根釣字，恰好。鬼谷子亦云：「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又云：「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又云：「卻論者，釣機也。」淮南王亦云：「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子思又謂衛君曰：「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射字辣，悚人，含沙射影，側媚射心也。殆本管子大臣贅下而射人心一語。鬼谷子亦云：「量其能射其意。」趙王謂子順曰：「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可云吐屬雅令。

管子君臣篇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食字尤深驚。又五輔篇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諂字亦善描寫。

達小羊也，頌先生之稷，雖鳩水鳥也，興好速之文，螽斯至微，比王者子孫，鵲巢何物，擬諸侯嫁女，皆可以見昔人之樸而直也，而喪家狗，三窟兔，尤資後世笑談已。

論語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人多以犬馬喻父母不倫，而以喻人子，故陳思王武帝誅遂深永蟄之思，顏之推譏其方父於蟲。

兒迪彝曰：「家語孔子云：『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予久不閱家語，不省存，顧卽孔子二語，遂可以折犬馬喻親不倫之議。朱子或問及王氏題鏡，無庸煩言辯之矣。」

庸成氏之世，棲糧隴首，（積聚之糧）晉劉裕曰：「餘糧棲畝。」（未刈之糧）棲字雋。漢劉章歌，立苗欲疎；劉安覽冥訓，田無立禾，立字雋。（棲糧句路史採淮南子語，餘糧句劉裕取蔡邕胡廣碑語）

唐武后時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盃脫校書郎。」按車載斗量，已成陳言，而權推盃脫，卻罕引之。（權四齒杷權推言其多盃脫，卽依樣畫葫蘆之意）

呂覽智伯欲滅公孫（狄名）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公孫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因滅公孫。岸不曰刻而曰斬，捷甚，利令智昏，惟肖也。（秦二世紀斬華爲城，並佳斬岸，或作塹岸，非）

何平叔景福殿賦，飛柳（音昂）鳥踊，雙轅是荷，赴險凌虛，獵捷杓加。注云：「飛柳形類鳥飛，又有雙轅承檐，以荷衆材。」劉梁七舉曰：「雙轅覆井，芰荷垂美。」式鉦按以荷衆材，作擔荷解極是，至引七舉云云，以注雙轅，則可注荷則非作者之意。蓋擔荷之荷，本有平聲一讀，故嵇叔夜詩，夕得離負荷，叶下阿。潘安仁詩，但恐黍所荷，叶上歌。

劉越石詩，弗克負荷，叶下加也。又今之寺觀亭榭簷下，亦列柳以飾觀瞻，人知名柳，鮮知此字。

張平子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媛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襪襪。薛綜舊注云：「洪涯三皇時伎人。」李善注云：「女娥，娥皇女英。」按賦所云云，不過形容假頭搬演，女娥，女之嬌好者耳。古賦偶聯，多似對非對，李因洪涯而以英皇實之，何褻嫚舜妃也？

漢明帝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入牀下。帝怒甚，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迴霜收電，其辭可發笑也。魏文帝令東阿王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植應聲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大急？」乃釋之。消災弭禍，其辭能使愧也，抑皆由才捷。

班孟堅典引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蓋言唐堯皇漢，承上文詠嘆收之。向見某時文，巍巍乎其有成功一節，題結云：「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豈不大哉？」用班語，即收合上文大哉極好，唐即陶唐，皇爲統稱，亦指堯也。世俗效之，爲王道題文，輒闖入二語，都作規模宏遠套語，是非惟不審所謂，並昧所由來矣。

世言龍取水，余以爲筆之於書，則取字猶宜文，顧無可易者。偶閱宋袁質甫鸞牖評載夏間久旱，祈求而雨隨至者，都是龍捲江河之水而上。觀徽宗政和七年夏大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此雨是江河之水，爲龍所捲而上，無疑矣。捲字殊得之。

袁質甫曰：「史記黎明二字，漢書作遲明，遲訓待，待明也。黎訓雜，黑白未分，欲明未明之間也。猶之黎民，頭半白，故曰黎。解漢書遲明而引史記黎明者，非式鈺按黎同邊，蒼頡篇曰：『邊徐也。』又黎通犂，又遲古文作邊，是黎犂邊遲一也。黎明遲明，可俱作徐明解，袁說轉曲。

天成中，進士侯寧極造藥譜一卷，改立異名，陶南村取焉。予喜爲偶之，其不可屬對者，並書于後，以備採覽。

湯主（山茱萸）禹孫（澤瀉）壽祖（威靈仙）德兒（杏仁）賊參（薺苳）孝梗（知母）仁棗（川練子）澀翁（訶梨勒）饒叟（硫黃）淡伯（厚樸）野丈（白頭翁）樞聖（華芟）蕨臣（卷柏）木叔

(胡椒) 麝男 (甘松) 草兵 (巴豆) 天豆 (破故紙) 鄆芝 (天麻) 山屠 (黃蘗) 海臘 (麒麟竭) 丑寶 (牛黃) 夜金 (雄黃) 知微老 (白薇) 既濟公 (升麻) 導河掾 (木猪苓) 赦肺侯 (款冬花) 遠秀卿 (沈香) 曲方氏 (防風) 九女春 (鹿茸) 二尸籙 (枸杞) 假君子 (牽牛) 苦督郵 (黃芩) 鬼木串 (槐角) 聖龍鬆 (瞿麥) 五福鬚 (白斂) 萬金茸 (紫蔻) 錦繡根 (芍藥) 吉祥杵 (桔梗) 英華庫 (益智) 綬帶米 (麥蘖) 玉絲皮 (杜仲) 九畹菜 (澤蘭) 百文鬚 (石斛) 笑靨金 (菊花) 飛天蕊 (旋覆花) 拔萃團 (麝香) 滴金卵 (延胡索) 百辣雲 (生薑) 兩平草 (羌活) 中央粉 (蒲黃) 半夏精 (天南星) 清涼種 (香薷) 支解香 (丁香) 琥珀孫 (松脂) 陸續丸 (蔓荊子) 不死麵 (茯苓) 保生蘖 (藁本) 修身弩 (芫花) 續命筒 (乾漆) 度厄錢 (連翹) 醒心杖 (遠志) 剔骨香 (青皮) 翻胃木 (常山) 鎖眉根 (苦參) 破關符 (蓬莪朮) 風稜御史 (史君子) 骨鯁元君 (草薺) 斜枝大士 (龍膽草) (脫核嬰兒) (桃仁) 含丸使者 (椒) 化米先生 (神麩) 削堅中尉 (三稜) 調睡參軍 (酸棗仁) 黃香影子 (槐子) 綠劍真人 (菖蒲) 太青尊者 (樸硝) 冷翠金剛 (石楠葉) 昌明童子 (川烏頭) 混沌螟蛉 (寄生) 洞庭奴隸 (枳殼) 橐籥尊師 (仙靈脾) 雪眉同氣 (白扁豆) 風味團頭 (縮砂) 通天柱杖 (牛膝) 偷蜜珊瑚 (甘草) 出樣珊瑚 (木通) 鍊形松子 (柏子仁) 比目沈香 (烏藥) 延年卷雪 (桑白皮)

右屬對諧平仄

帝膏 (蘇香) 鬼丹 (蘆薈) 金母蛻 (鬱王) 線子檀 (茅香) 畢和尙 (葦從茄) 隱上座 (郁李仁) 雪如來 (白芨) 水狀元 (紫蘇) 馘毒仙 (預知子) 羽化魁 (五加皮) 黃英古 (檀香) 白大壽 (吳朮) (沙田髓) (橫精) 草魚目 (薏苡) 蒜腦諧 (百合) 綬帶米 走根梅 (乾葛) 滴膽芝 (黃連) 瘦香嬌 (

丁香)破軍殺。(大戟)紅心石。(赤石脂)綠鬚薑。(細辛)飛風道者。(牙硝)抱雪居士。(香附子)中黃節士。(麻黃)太青尊者。銀條德星。(山藥)金山力士。(自然銅)丹田霖雨。(巴戟)安神隊杖。(麥門冬)良醫七首。(亭歷)命門錄事。(安息香)腎曹都護。(葫蘆巴)藥生藥王。(覆盆子)骨鯁元君。

右屬對不諧平仄

嗽神。(五味子)火泉。(竹瀝)地白。(瓜萋根)瘡帚。(何首烏)死冰。(白僵蠶)血櫃。(牡丹皮)秦尖。(蒺藜)貴老。(陳皮)時美中。(蒔蘿)魏去疾。(阿魏)黑司命。(菝葜)石仲寧。(滑石)冰喉尉。(薄荷)草東牀。(大腹皮)六停劑。(五子)顯明犯。(阿膠)黑殺星。(夜明沙)無名印。(地榆)無髮扇。(枇杷葉)王黃瓜。(馬兜鈴)靜風尾。(荊芥)迎湯子。(兔絲子)玉虛飯。(龍腦)黑龍衣。(蟹甲)小帝青。(青鹽)無聲虎。(大黃)小昌明。(草烏頭)百子堂。(草果子)川元蠶。(川芎)百藥綿。(黃耆)赤天佩。(薑黃)尉佗圭。(桂)女二天。(當歸)大通綠。(木香)旱水晶。(礪砂)無情手。(礪砂)瓦壠斑。(貝母)西天蔓。(前胡)蒜腦譜。(百合)玉靈片。(石膏)三閭小玉。(白芷)建陽八座。(蛇牀子)水磨橄欖。(金鈴子)蠻龍舌血。(沒藥)永嘉聖脯。(乾薑)正坐丹砂。(附子)脾家瑞氣。(肉豆蔻)甜面淳子。(蜜佗僧)痰宮劈歷。(半夏)巢烟九肋。(烏梅)雛面還丹。(人參)新羅白肉。(白附子)茅君寶篋。(蒼朮)蘆頭豹子。(柴胡)肚裏屏風。(艾)還元大品。(地黃)理光烏藥。(良薑)隨湯給事中。(甘遂)玲瓏霍去病。(藿香)

離騷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處妃伏羲之妃也。(殞洛而死爲洛神一云伏羲之女)又云：「見有娥之佚女，恐高辛之先我。」有娥氏，帝皓之次妃，簡狄也。又湘君、湘夫人二篇，湘君、湘夫人，帝舜之三妃，帝堯女也。(韓昌黎以娥皇長爲君女，英癸比次爲夫人)屈子借以寄意，頗形褻語。曹子建因之作洛神賦，尤甚。往古

聖妃，不幸至此，文人之口孽也。李善注西京賦：女娥長歌句，蓋同是病，後人有議之者否？

楊用脩云：「世傳西施隨范蠡去，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一日讀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後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此事，正與墨子合，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范蠡去越，亦號鴟夷，杜牧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也。范蠡不幸受誣千載，遇子雪之快哉！」式銓按楊氏斯論，邊見猶未免也。越王長頸烏喙，方自殲其忠臣矣，尙念仇國之臣，而曰沈西施以報子胥乎？特鑒彼尤物，足以亡國，不欲有之也。且使西施果不殺用，給范蠡以終，說者又未必不謂然。惟范蠡高士，乃得享西施之美，人亦惟西施美人，宜終託范蠡之高士。是令西施隨范蠡，亦以全西施報范蠡也。西施非私奔，范蠡並非偷挈之逃，何損其亮節哉？雪誣之說，恐范蠡不任受德耳。

陸龜蒙蟹志：稻之登也，率執一種，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陶九成云：「緯蕭二字尤奇。」式銓按指江而奔，以上數語，聲情活現。曰執曰朝曰指曰奔，摹繪入神也。而曹沸二字，較緯蕭尤生新。緯蕭以爲食，見莊子。

馮元成雨航雜錄云：「子華子『五源之溪，天下之窮處也，颺吟而鼯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膏脈以發其清流，四注無乏於灌溉。其蘋藻之芼，足以供祭，其石皴栗爛如赭，蘄藨草之芳，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數語，詞葩而乏混茫，東京以後筆也。」式銓以爲讀此如觀有道子養和荒陋，隨在得造化佳勝。其文筆尤澹以藻，清而腴，其韻如竹裏琴鳴，甚冷洽有致者已。顧必辨作者真贋，似亦多事。

前爲黎明之辨，兒迪彝見之曰：「黎黑，明白，黎明二字，亦可平看，言黑白參半，猶書稱昧爽，詩稱昧旦也。袁氏云：

「黎訓雜黑白未分，其以黎通犁耶？卻恐明字已贅，不得云黑白未分之明。」乃強爲之說曰：欲明未明之間，又云猶之黎民頭半白黑，故曰黎。顧案孟子注：黎民黑髮之人，頽老人頭半白黑者，則袁氏此條，紕繆種種矣。漢書之遲，即遽即黎，倘讀遲明爲黎明亦可也。」附存兒說於此。

肉食者鄙，曹劌有激之言，居官食肉，不必盡鄙，謂鄙者多可耳。然居官而恬於食菜，必不鄙也。居官食菜，莫多於前明劉爾分闡江右，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人呼爲青菜劉。劉羽同知江西瑞州府，終年食蔬素，人呼爲青菜劉。王質爲四川參政，行部所至，自奉惟蔬果，人呼爲青菜王。符驗守常州，不攜家至任，日供惟菜，人目爲符青菜。胡壽安知新繁縣，嘗自種蔬一圃，以供日用，人呼爲菜知縣。攷諸君皆品學兼裕，其清德美政，足爲有位風者也。徐九經爲句容令，以廉儉著，嘗圖一菜於堂，題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固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夫士既出其身，以任當世，誠能心勞撫字，卽食不重葷，儉矣何太自苦？第當風競侈靡，正賴如諸君之峻操，愧之惕之，爲返樸還醇之一道，則彼諸君者，夫豈好爲其矯，是用采譽耶？

博古無取泥古，古之諺語，固無僞撰，然遜齋閒覽長安語曰：「槐花黃，舉子忙。」而今之應鄉舉，槐花早過矣。續世說：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今吳越閒枇杷時，則農者忙，小有疾不及延醫，故醫者不忙。至立秋後，耒耜既停，積暑之病漸發，醫者因於下半歲，皆東西南北之不遑，是橘黃時正忙而非藏矣。可知凡引用古諺，亦須審時辨地。

今吳中有諺云：「菊花黃，尋館忙。」言村師也，亦黃忙爲韻。

詩寶

尙想風雅，不齒蛙靡，天籟人籟，參之碩士。

人或嗤昌黎以文爲詩，謂其近腐也，殊堪胡盧。泉明詩喜用魯論，康樂詩愛用經語，亦各好談理，而陶謝並卓峙千古。且三百篇中，謝公以昔我往矣四語爲不如許謨定命二語，偏有雅人深致，則詩第獵浮藻耶？亦在氣骨神味耳。若沈歸愚謂韓詩不避粗險，則信有之。如食蝦蟆詩，雖然兩股長，其奈脊鼓炮，其尤者也。然卽炮字之俚，而淮南子云：「潰小炮而發瘞疽」，則亦非無本矣。夫論昌黎之詩，本其經術，以摠懷抱，其實大聲宏，崢嶸傲兀，猶之善書家劍快戟森，鸞驚鷹跼，有山川流峙之勢，星辰經緯之觀者也。而彼顧欲以腐字擲揄之，是亦可以知其人之技倆矣。殆玉壺清話所云：「不過蘭蕙春悲，牡丹宿醉，霞宮日城，翦紅刻翠者已。」噫！寸指可以測淵哉。（沈存中論韓詩押韻之文終不近古云，故今人從而甚之。）

劉後村謂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亦非真知詩者。

容齋隨筆曰：「摠言載高鑑，知貢舉，以仇士良關節，取裴思謙狀頭，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釵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亦疎俊不羈之士耳。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式鉅按：考校以藝，烏可知其德也。卽平康里一詩，珠璣脫口，性情流爲神韻矣。揆其天才，處以舉首，亦自相當，特關節難免清議耳。洪所云轉似過求之。

或曰：「古詩十九首，詩品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沈歸愚謂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兩說何乖刺如此？」予曰：「奇闢之思，驚險之句，可以駭耳，怵目，不足以動魄驚心，動魄驚心，性情真摯之激，卽詩可以興之謂。彼兩說固一致也。且盍觀之劇乎？當其金鼓喧騰，或披髮假面之離奇，或白刃紅旂之轉戰，莫不跂足恐後，燦耳目也。至於絲管泠然，或摹以貞義，繪以忠孝，極其致，令人當場泣下，則勾心魄矣。故言情之作，本於自然，非必求工字句，正復無可改竄，所以爲國風之遺，一字千金云。」或又曰：「然則詩質而已矣，無以文爲乎？」予曰：「性道發爲文章，知廉勇藝，文以禮樂，卽斯理參之可已。」

文獻通考載歐文忠公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式。鈺竊觀今之哆然自矜考據學者，往往輕文藝爲小技何哉？蓋世競趨於文藝，斯博覽功疎。又以唐時科目，本貴進士，進士工聲韻，明經記帖括，則未免鄙考據而空腹自賢，于是考據家不啻起而爭之矣。雖然，文章亦尙典贍，而點鬼堆尸，昔人所忌。至若專考據而不工文詞，尤等之富人慳鄙，盈千累萬，一守錢虜焉已。

字可今則今之，但忌俗體耳，可今而古，卽榮古陋今。嘗有客謂予曰：「向聞五侯九伯，五侯五等侯也，乃見某詩以三侯歌對五噫詠，何解？」予曰：「此侯卽兮，兮與侯通，史記梁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注索隱曰：『沛詩有三兮，故曰三侯。』」然則兮侯皆古，而今書皆兮而不侯，引用者侯非謬也，兮尤可兮不詭人耳。」

楊柳一物而二種，說文柳小楊也。本草楊枝硬而易起，故謂之楊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予曩詠楊花七律四首，首句垂楊垂柳云云，客有見之曰：「詠楊花何並及柳？」予曰：「詞章寫性情，非同考據也。」因偶憶梁書魏太后逼通楊華，華懼禍降梁，太后作楊白花歌曰：「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闈，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春去秋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又抒情集草蟾罷任鄂州，於祖席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請賓從續其句，皆不能有一妓泫然起曰：「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輒舉二詩爲客誦之。

梵言閹維卽茶毗，僧死而焚之也。東坡夜閱傳燈錄，燈花燒一僧字，作詩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閹維一箇僧。」兒戲如此，才人之流弊也。又詠婢諠調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後之惡濫詞人，以浮俚爲趣者，正堪藉口。

凡詩歌七言，每句韻者，咸謂柏梁聯句體，第皇娥白帝子二歌，鍾伯敬云：「不論真僞，非漢以下所能辦。」又靈寶要略童謠皆七言，每句用韻似柏梁聯句，其事創體則猶襲古人也。

春夜宴桃李園詩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按禹濟江南，黃龍負舟，啞然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越王嘗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子亦嘗曰：「人生天地間，寄也，寄者固歸。」則太白語非無本，竊謂寄者固歸四字，理語殊簡。至淵明詩「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可爲四字注脚。固歸一作同歸。陶公榮木詩，慨暮不存，譚友夏謂老陶善搆此等語意，蓋指集中慨獨在予，呱聞爾泣，卓爲霜下傑，遇以濯我足，汎隨清壑迴，飄如陌上塵之類。然三百篇愾我寤歎，涼曰不可愛，莫助之慶，既令居漢武李夫人歌，翩何婀娜其來遲，古人句法，固自多戛戛生新者，陶公非故事標異也。

陶詩「有風自南，翼彼新苗。」翼字，譚友夏謂奇古之極，鍾伯敬謂看得細極靜極。友人問予曰：「究何如佳？」予曰：「此傳神字，得化生訣也。沈歸愚謂翼字寫出性情，斯言正有理會。大凡用字之法，字或板，未能追取句中神理。以字之有生趣者易之，則機理聲色並暢，一字之摹繪入神，一句賴之，全章亦恆賴之也。所云化生如何，有如春濃日鬧，花動曰笑，柳搖曰舞，樓曰飛，橋曰跨，櫺櫓檣櫓之曰驤，曰騰，曰翔，皆是。故雨無手可以打水，無齒可以嚼，則風非有羽，亦可翼也。尚書曰：「四方風動。」易林曰：「萬物風興。」輿動皆樸實說理，翼則栩栩欲活，奕奕有神矣。而要從鳥覆翼之輔之翼之來，至謂鳳翼象風，則轉牽合翼，固取生物而有生趣耳。故類此用字，予私謂之化生訣也。自來善詩，能傳神者，往往用此訣，未曾道破耳。」友曰：「善，子固爲之發其覆。」

太玄云：「鵝鵝慘於冰，翼彼南風。」陶公或有觸於是，顧彼以鳥言，此就風言，理新而趣別也。

曹子建應詔詩：「流風翼衡。」當遜此翼苗。

劉夢得詩云：「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亦自奇俊，似本張平子思元賦：「翼迅風以揚聲。」自來評陶詩者，有褒無貶，亦各出己見。要以陶公質邁學醇，至性之流，有神無迹，化工也。人之讀陶詩者，譬猶羣飲江海，各充其量而止，學識不同，則所獲亦異，勿執一說耳。故予讀陶詩，曾未敢出一辭以評之，謂莫能罄也。第必

欲效諸公之管窺，陶公詩愛用論語，予請得以中庸語，斂衽敬讚之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如是則陶公地下，庶乎一爲軒渠否？然未究足以盡陶詩焉。（敢不斂衽敬讚德美，卽陶勸農句）

李太白山中問答詩，其境得陶之桃花源，其意得飲酒結廬在人境一章而約言之。李將進酒一詩，從陶雜詩「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而暢言之。杜老北征詩，平生所驕兒，至誰能卽嘖喝一段，從陶之和郭主簿詩「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四語而瑣言之。若羌村云：「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乃又翻用之。又羌村云：「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四語，從陶「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變化言之。杜「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從陶「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又「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游」又「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筵，未知明日事，子襟良已殫」諸詩而復約言之。至杜喜晴及晦日尋崔戢李封等詩，置之陶集，幾不別矣。略舉數條，知李得陶超逸，杜得陶真摯如是。自餘如右丞得其冲澹，蘇州得其清曠，香山得其明暢，至于東坡之談諧趣妙，又從陶之責子詩，似嘖似戲而甚之者也。

杜醉把茱萸句註，有云：「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誤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式鉅謂醉猶把看，乃沈摯一句，全章俱振，好字淺滑，唐宋之別也。

趙松雪曰：「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夫詩以寫性真，機之所到，筆之所運，不能勉強。有如句中，正賴有虛字，醒其意，情或峻其風骨，或足其情韻者，反以爲不佳而易之，必難免堆垛雕繪之病，少自然趣味，是誠削足以適其履也。况講法律，亦取疎密相間，而曰中兩聯填滿方好。耶？元稱虞趙楊范揭松雪一代詩人也，拂哉言矣。

虞邵菴嘗以送人扈駕上都詩，詣趙松雪，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囊」之句。趙改山爲天，野爲

星，虞深服之人，皆謂其較原本特高亮，故美，不知其美固由於雙聲。

松雪云：「詩之出處，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蓋松雪去唐未遠，宜如是云。

唐穆宗時，有征婦寄衣與夫詩云：「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數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載在語林。此詩筆雋氣清，韻流簡外，寫性情而不輕剽者。後人和云：「西風吹雁落東吳，自整寒衣欲寄夫。一翦一鉞腸一斷，不知夫亦斷腸無。」第二語稚，三語本杜牧之子規絕句，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未免滑四語，意數見不鮮矣。鄧百拙以爲此作亦清麗何哉？又按牧之一叫一回亦欠通，叫曰一使是一回矣，豈尙可云一叫幾回乎？此病後人無議之者。

麗情集杜牧游湖州，崔刺史悉致諸妓，牧不愜意，因囑張水嬉，觀者如堵。有老姥引鬢髻女十餘歲，牧曰：「真國色也。」接至舟中曰：「吾十年不來，從爾所適。」以重幣結之。牧歸朝，比守湖州，至則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生三子。牧賦詩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此等詩不假取巧，求新，隨手拈來，醞釀有味，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予樂誦之。

陶南村云：「玉臺詩，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詩，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凡詩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式鈺按：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羣芳譜及之。故李義山詩，盡知三十六鴛鴦。或注云：「純舉雌言，花開七十二俟放。」竊以爲七十二之數極好，稱美物數之多，率皆可用之，猶舉成數言之也。試卽七十二略舉之，不嫌古今錯雜云。敍命七十二代，攝提七十二姓，女皇七十二化，古之封禪七十二家。陶唐氏時里七十二家。（路史陶唐氏篇以居州里注）黃帝仙去，小臣攀龍髯七十二人；周公夕見七十二士（墨子或作七十）司馬法：一車步卒七十二人；春秋時七十二君，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子；齊威王朝，縣令長七十二人；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列仙傳七十二人；高士傳七十二人；耆舊傳七十二人；入山制百邪，其次卽立七

十二精鎮符（抱樸子內篇登涉）伏羲之策坤七十二（路史四象說）八卦之數倍之七十二小成之爻并其偶畫七十二（俱路史大衍說注）七十二策爲一日（太玄元圖）老子方術七十二篇賈子書七十二篇魏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周易新論傳疏七十二篇（唐陰洪道撰）周公作大邑成周土中鄆方七十二里明堂七十二廡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卽明堂）九軌積七十二尺羅浮瑤房瓊室七十二所（日南志）浮山七十二峯（江南安慶府）太湖七十二峯靈山七十二峯（江西廣信府）秋山七十二峯（吉安府）衡山七十二峯又洞太和山七十二峯（湖廣襄陽府）雲山七十二峯（寶慶府）鶴鳴山七十二穴（四川邛州）直隸七十二清河濟南府七十二泉丹陽練湖納長山諸水七十二流（江南）湖州七十二澗漢中府七十二渡河地紀七十二龍（羅經解）福地七十二所候星去北辰七十二度南極周圍七十二度常隱北極周圍七十二度常現五行各七十二日一葦七十二歲（三統歷）二象十八變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漢律歷志）歲候七十二風七十二諡品七十二商數七十二白龜鑽七十二馬生陰八合陽九七十二（春秋考異郵）石乞迷叩七十二絃琵琶（元史）府俞（音恕）七十二穴（內經）伯陽母娠七十二歲具七十二名其後則有七十二玄武漢高左股七十二黑子曹瞞七十二冢（吳江長橋七十二間蒙右七十二種並卽見輟耕錄）

神仙詩佳者呂洞賓題岳陽樓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劍名）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何其沈著瀏亮揭曼碩未達時遊湖湘間月夜泊舟江溪中流一櫂近舟有素妝女子起曰「妾與君有夙緣幸勿見卻」與談皆世外恍惚事迨曉戀臨別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閑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問其地卽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焉此詩亦復灑然無些子油氣

按奴本賤稱古人往往小字以奴物名以奴至

自呼爲奴謙也，亦媚也。自宋始，楊太后垂簾，向臣下稱之也。又見之猗覺寮雜記，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云。然則水仙女仙也，女仙之于揭奴矣，又郎令人魂也，銷矣。

宋書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東坡書戴嵩畫牛，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昔觀王阮亭詩：「閨中若買金錢卜，秋雨秋風過灞橋。」本唐人詩，「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未識錢卜起於何時？後見士冠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竊以爲據賈公彥言，當即起於唐代。及閱錢氏養新錄，載筮用錢一條，亦引士冠禮疏證之，并云：「攷賈公彥疏本於北齊王慶隋李孟愨（同哲）二家，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是據錢說，又不于唐始。今日耳目日記謂始京房，從其簡易，又唐詩，并有一「君平擲卦錢」，乃知實起於西漢時也。

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許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頗合鄙意。又「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豈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陶昆穀評云：「文章人品，分爲兩途，不相關應，安仁偶拈及耳。」式銓嘗觀魏文帝短歌行，居然孝子仁人，乃於子建大乖友愛，載在簡策，千載拊膺，人與文歧，其尤者也。趙飴山著譚龍錄，有云：「詩以言志，今則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趙爲是說，洵非愛古薄今，以世儒大抵皆然，尤慨乎言之耳。陳元孝詩云：「其毒愈甚文愈高，請君記取孔雀毛。」真閱歷之言（法言問神篇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遺山論詩絕句又云：「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亦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按沈約宋書前有浮聲，後須切響，謂前有雙聲或疊韻，下句必再用以配之也。六朝以前，未有雙聲疊韻名目，然叢脞股肱崔嵬，虺隤高岡玄黃之類，古人往往於兩句中互相節拍，不可枚舉，亦孰非本於天籟，流爲宮徵者？於是後之五七言律

體尤嚴格調焉。除是聰慧之士，乃隨意抒寫，牙齒唇舌間，自能暗合斯旨；否則一不檢點，便無以諧其音節。卽如遺山東園晚眺五六語云：「楊柳攙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餘寒。」核之浮切之義，猶賴參錯以調之，故鏗鏘流美，仍一片宮商耳。然則研磨雖苦云云，在遺山則可不足，爲凡爲詩者訓焉。（楊柳一聯多雙聲，出句楊意喻影母，可通攙春出穿母，新心母與出音逼近對句小雪心母留弄來母餘寒喻匣母可通）

唐葉適詩云：「應嫌屐齒印蒼苔。」按漢杜林高節不仕，居一室，階有綠苔，屐變之，輒謂人曰：「此可以當鋪翠耳。」人有躡屐者曰：「勿印破之。」蓋葉詩印字本此。

遺山學東坡移居詩云：「靜言尋禍本，正坐一出妄。」一出妄三字殊刊削，著一坐字，又甚深厚。按律有罪坐，衛鞅爲連坐法，漢文除收拏相坐令，則此處用坐字最合。幽蘭云：「霰雪慘慘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蘭之寸根，山以擬之，何等定力孤劍云：「君不見一飢縛壯士，僵臥時自惜。」等飢也，淵明曰：「此言縛並臻於妙也。」荆棘中杏花云：「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檐賣徹東西家，杏花看紅不看白，十日忙煞游春車。」極熟神來，不覺其調之重矣，轉成扇對。

詞本詩餘，最喜崔元豹因醉妓鼓箏有句云：「平生無所願，（下缺）」

諷詩妙者，直方雜記宋楊德逢浙西佳士也。每歲過金陵上冢，事畢過湖陰先生清談終日，歲率以爲常。後頻歲訪之不遇，起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浪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詩，吟賞久之，稱於荆公。荆公笑曰：「此戲君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湖陰陳輔也）

轎，諸韻書平聲者，竹輿也，肩輿也，見前漢嚴助傳輿轎而險嶺注，史記河渠書山行卽橋注。去聲者，輶車也，載柩之車，楊誠齋詩都讀肩輿之轎爲仄聲，殆可假借耶？抑別有本也？不敢輕下雌黃。然一人物只今何水部，風流不減韋蘇州，韋字固無仄聲讀，後人猶效之，卻不知有甚意趣。

邵氏韻略平聲橋字注，一作橋，竹輿車也。去聲橋字注，籃輿也，皆肩輿義，猶之誠齋詩。

古詩音節，謂無定而有定，謂有定而仍無定。苟性分中稍能爲詩者，取歷代名作，各種體裁略讀之，便可神會。吮毫灑墨，固無患矢口之不成聲也。近見趙飴山所著聲調譜，其傳謂得之王漁洋，顧其中舉昔人五古七古各如千篇，以爲標準者，論其平仄曰：「若句爲古體，若句爲半律，若句爲拗律，若句爲律體。」其爲合拍與否，亦未明言。甚至取平仄之不諧近體者，字字圈點標出之，幾欲以語語生澀，方爲合式，等之填詞譜曲，遂爲古詩極樸矣。豈知詩之古在神味，在態度，兼在擇用字語，固不專主調之棘口乎？故工於古體，有平仄諧如律句，不但一語且疊作二三語，參入篇中，而上下合誦之，仍是古意盎然者，不工古體，有句本非律體，而仍帶律詩氣象者，此固不待細審，到眼可立辨也。况七古篇末，往往用一二語律調以收之，機趣所流，轉多姿態神韻，動咀玩也。其譜中尤無謂者，檢取昔賢五古，加以半格詩名目。所云古體齊梁，齊梁非古乎？何不曰漢魏齊梁是可笑也。夫漁洋正坐聲調之板，故其所爲古詩，千篇一律，略無可以換目處。飴山譚龍錄云：「或問於子曰：『阮翁竹垞兩先生，殆可無議乎？』」子曰：「朱貪多，王愛好。」一則是飴山此論亦切中漁洋之病矣，奈何猶爭譜之以聲調，誤後學哉。雖然，鈍漢學詩，固不妨奉其譜作司南車，又未可盡厚非焉。

楊升菴云：「五古，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趙說本此歟？

才之敏妙，妙在即事。南史沈約傳，梁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已。」謝莊傳，王玄謨問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懸瓠爲雙聲，礮（牛交切）礮（苦交切）爲疊韻。」蓋懸瓠礮礮，當時北魏爭戰之所，玄謨邊將，正當其地，故以此答之。洛陽伽藍記，冠軍將軍郭文遠，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嘗過文遠宅前，見其門閭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寧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錢辛楣謂唐人精於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爲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邱墟對已矣也。式銜竊謂虛實作對，古人本有此法。若雙聲講音節耳，一重一掩，虛也，山鳥山花，實也，肺腑，實也，友于，虛也，則可謂之虛實對而兼雙聲對，不得云雙聲故可對也。惟按肺腑二字，字義本不平列，而字面卻平，腑寫作府，便與友于二字各見參差爲配耳。攷玉篇腑作府，金匱論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則正應寫府字，又可寫附字，史記漢書有作肺附者，至已矣。邱墟不但雙聲，邱古讀區，并以雙疊對雙疊也。

聶碧窗哀被虜婦詩，「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嗚呼！自來詞人羅文字禍者，殆猶是已，倘閱是詩，能無翼然？

屈翁山夷齊廟有云：「求仁在薇蕨，書弑卽春秋，白首辭東海，鷹揚奈爾何？弟兄方讓國，臣子乃稱兵。」數語議論肅然，詩佳矣，但揆之爲天吏之說，不取焉。至如「佯狂吾不忍，一死動諸侯，國恨三仁少，人嫌十亂多。」便無妨，蓋從夷齊心中說來，非作者口吻耳。

予題湯都督琴隱園云：「碑括前皇篆，」一徒請括字來歷。予曰：「史皇造字卽來歷，前人經史等載籍，豈別有來歷耶？然括多見各載籍，卽包括檢括義言，如易括囊，太玄五經括矩，漢書囊括四海，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包括二都，括取民馬，後燕錄總括英雄，唐括田使帖括，括富商錢，五代後唐有司百方歛括民財，宋洛州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立手實法，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括茶租甚嚴，括借都城及倡優金銀，元止括田可證已。稽古神聖，手握括命象，受括地，而著書者往往括以名編，括略括異記帝王纂要譜括之類是也。括非不雅馴，並可知。又攷之唐苗發等爲江淮括圖書使，則予詩之括義更近之，第初亦非摭此典也。」

杜詩「江年不肯流」楊升菴謂其意求工而語反拙，不若李羣玉樂府「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也。予按

江無情者也，不肯則轉似有情，爲平字摹神也。杜詩蘊藉深厚處類如是，若羣玉樂府體，則稍直矣。升庵詩，氣雖伉爽亦近杜，至論神味婉篤，去杜蓋遠，無怪有是議耳。

朱慶餘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杜牧詩云：「空堂停曙燈。」停字當本陸機演連珠，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詩之叶音，往往音與義違，謂之趁韻。如詩經鵲巢之御，迎迓也，乃叶如馭；叔于田之御，駕馭也，乃叶如迓。何平叔景福殿賦，厥庸孔多，多少之多也，乃讀爲砥，叶上嶠崖等字。潘安仁西征賦，翻助逆以誅錯，鼉錯倉故切也，乃作入聲，叶上博謔等字。此類古人頗多，亦謂之借韻。

乾隆間海寧周松霽雲間劉讓宗頗講韻學，劉謂杜詩「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又「河漢不改色，關山空暮雲。」忌刻河漢，非雙聲，非疊韻，對屬不工，周謂是廣通雙聲。蓋其說一嚴一寬，皆是也。按霽潤霽恩之霽，用在忌刻，非杜則不敢，正不落庸鈍處。

張元凱潤藤栖霞，栖霞字與杜少陵秬稻臥不翻，臥字同一用字之妙，當本三輔故事人柳三眠三起之眠字。張瓌位光祿，妓妾盈房，或譏其衰老，瓌曰：「平生嗜好，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齊書）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買妾，東坡作詩有「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句（古今詩話）鍾情如二張，無乃甚矣。然當樽俎言歡，鉛華佑飲，正吾輩嘲風弄花，可藉以鼓盪神襟也。乃或以老大自傷，或故示以高年碩德，岸然操一副尊宿面目，能免方頭誚耶？輟耕錄載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杯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云：「茵苔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觀此可以想見昔賢風致矣。

清華列禦寇篇齊人之井飲者相掉也，郭象注云：「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無性則

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郭氏斯言，親切有味者已。

羅長源論樂云：「三五以降，醇澆而偽，璞散而器，不過紀鏗鏘，著節奏，假詭殊瑰，爲彌文頌飾。」予謂今之自詡能詩者，亦如之。又曰：「不神解，嘿理而持器數以爲正，祇以惑也。」予謂今之讀古人詩，而斤斤索之字句格調間者，亦如之。又曰：「莫不鮮然寤，犁然契，舍其故而趣於新。」予謂卽詩之極則也，是謂之可以興。

偶閱董玄宰書法雅言功序云：「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衆體，融天機於自得，會羣妙於一心，斯於書也，集大成矣。」卽予常時論學詩之旨，是故詩旣大成，則淵深渾穆，不可名以一家。至於因境隨時，觸乎興，流於筆，時而雄勝，時而冲遠，時而豐融，樸茂，時或峭約新奇，或珊瑚娟朗，譬猶塵外神仙，統其所作觀之，亦若迴非由於一手者，則又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此在作者不自知，而觀者忻忻各得其性之所近，仍莫窺其詣之所極，蓋其詩不患無傳矣。世有其人，爲之執鞭忻慕焉。

予嘗共友人論詩云：「詩太工則不工。」友愕然，予又曰：「有目共賞之詩，非可賞之詩。」友曰：「不解子之謂，豈不工則工耶？不見賞則可賞耶？」予曰：「又不然，太工則修飾功多，恆至失其初意。不工也，共賞，則見之淺者，固謂之佳；其見之深者，亦不得不姑謂之佳，非可賞也。今試取風騷及十九首以爲言，或且疑爲欺人語，但卽陶謝兩家觀之，並峙千古矣。而讀謝者多，讀陶者少，究之謝遜陶也，尤千古明眼人翁然一詞也，而予更謂非止遜陶一籌也。雖然，未可爲初習詩者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友人默然，此二十年前事也。乃陸放翁云：「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失本指，斷削之甚，傷正義。」是昔人有先我而言之者矣。茲偶於何君墓表見之。

放翁晚年有句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可謂名言。但世俗學者，鮮有不讀放翁詩，卽此兩聯，國朝才子袁氏學得爛熟矣。惟袁生平學陸，遂至才名噪於一時，况有不愛放翁者哉？而推袁者，謂袁淵源香山，卽袁亦嘗自謂與白不謀而似，然乎豈其然乎？

楊誠齋序王正夫三近齋餘錄云：「其詩如身閑更得憑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秋生列岫雲尤薄，泉瀾懸崖路更慳，置之江西社中，何辨？」予按秋生一聯，上句猶未近江西也。最可怪者，宋人往往不講浮切，卽憑陵愛惜，殊未諧聲，春字略救之耳。然不特宋人迄今尤甚焉，夫是以聲律之難。

張祐淮南詩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禪智句殊新雅，蓋揚州煙花之地也，此人所不能道。

劉後村曰：「臨川汪信民從呂滎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花，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上禪學。」式鈺按文章木上癭五字，亦未經人道。（東坡云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李長吉雁門太守詩：「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韓昌黎取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也？」殊不知地高氣適，雁塞連山，巖雲斷續，俄頃間陰晴率無定態，而秋爲甚，豈澤國光景比乎？顧拗如安石，且見之論詩哉？至如楊升菴謂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或本頽雲之說，從而傅會。近又見錢塘王琦註長吉詩，謂秋天風景，條陰條晴，何歲何地無之？亦就彷彿而言，俱非閱歷確談。

按李義山長吉小傳云：「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暮歸，太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故安石有是兒之呼，然亦太嫚昔人已。

長吉春懷引，蟾蜍碾玉挂明弓，捍撥裝金打仙鳳。打仙鳳，註家未詳所出。錢塘王氏本李義山詩，撥絃驚火鳳，火鳳者琵琶曲名，貞觀中裴神符所作，打仙鳳或卽驚火鳳之意。式鈺按義山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昔人病之。故曰：「詩到義山文章一厄。」而議長吉者，但謂之牛鬼蛇神，不知義山之病，固長吉先之也。李維楨曰：「胸有萬卷書，筆無半點塵。」王思任曰：「冥心千古，涉目萬書。」方拱乾曰：「直欲窮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窮人以所不能解。」統觀諸家之論長吉，知虬蓄富而不涉奇奧，大抵難焉。天地間不可無此才，無此體，顧篇章以平夷恬澹爲上，怪

險趨蹶爲下，如珊瑚鉤詩話云，則尤印予心矣。

史言薛道衡每至構思，必隱空齋，踞壁而臥。杜少陵詩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踢裏裂。」兩踢字皆趣。詩用強半，言大半也，軟半言小半也。

段柯古諾皋記載孟不疑詩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此正超超不食人間煙火語。

漁洋詩話載朝鮮使臣金尙憲蚤春絕句云：「王灘流水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蚤梅花。」又嘗有句云：「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觀此知海國人文，未可易視。五夜句遜上句。

楊升庵謂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予嘗怪修竹本無鶯啼，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此升庵薄子美厚孫綽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孫綽言之始足信。孫綽又本何書歟？且詩境貴真，使其時鶯非啼竹而強言之，謂前人曾有此說，特因襲而已。前人有此說，非有此說，而我自己擊其境，斯言之正親切耳。吾且謂子美當日有目中之鶯啼修竹，而不必有孫綽之鶯啼修竹可也，固哉升庵之言詩也。

升菴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詩話出而詩與言離。」而予更謂律體興而詩之道廢。夫三百篇與楚騷，與十九首，未嘗排對求工，抒寫性靈，何等蘊藉。後世律體盛行，爭以精巧見長，往往有出無偶，意爲辭窘，乃不免易其意，另搜字面話頭。其或欲爲一詩，先求隊伍工麗，再裝起結。其或平居觀書時，遇有某典，可對某典，愛其工妙，拉綴成篇。是又因辭爲意，本不有詩，而強之有詩，於是餽釘塗飾之風熾矣。凡此作者，不自慚其醜，觀者相與標榜，亦不以爲陋。蓋所以道性情者，蔑有焉。故爲詩取真，古體易真，近體難真。卽古體中散行者，易真，排比者保無失真處。予嘗謂陶謝並稱，而謝究不及陶，職是故耳。昔馬援往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相善，而述盛陳陞衛延援，援以爲子陽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井底蛙耳。乃到洛陽，見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笑謂援曰：「卿遨遊

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曰：「前見述陞戟而進臣，今陛下恢廓大度，知帝王自有真也。」竊以論詩者有文淵衡人之識，是誠可與論詩矣。大抵古體中有對句，得之適然，仍自活潑潑地，原不礙爲佳。故後之律體，有偷春格，轉謂高致，亦取真也。世謂古體難，律體易，須知作律詩一氣揮灑，聲情兼至，運典屬對，意到筆隨，而真自在。斯詣也，必聰慧絕人，胸儲萬卷而後可。古來能幾人歟？然則予謂詩之廢於律者，非律之不足爲詩也，大都廢其真，故廢詩耳。

杜子美詠懷古跡，明妃冢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予以爲黃昏二字著邊際，緣此老太講聲律，黃昏朔漠，欲不差浮切也。或曰：「惟黃昏，則下聯月夜魂有根。」予曰：「不然，非黃昏，下句亦好。蓋魂歸宜於月夜，月夜二字，爲魂歸起見，非突也。杜老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乃拘於聲律，致不免湊搭處可議，何律體之難歟？」律詩不參以古詩之樸茂真摯，古詩不帶三百篇之溫如穆如，縱極切劇功到，非雅人深致，然未易求之宋以下也。

初盛唐之詩，真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屑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明馮元成云：然自是

的評。詩文忌勦說，戒脫擊，固已。然所作既夥，其中格調字句，保無一二偶與前人相同相似處；覽之者不統核其人生平本領，輒指一二，以詆排之。新學鄙生，全無識鑒，大雅笑焉。其有以己之所撰，後來適見前人集中，有略相同，或相似處，以爲嫌而易之，亦屬拘於私見。陶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至今無或議之者，其生平佳構固不僅此，知非剽竊也。予曾檢平昔所作光州南湖觀荷前三語，與宋牧仲雪後夜坐相類。是蓋曾見牧仲詩既久不憶，下筆時忽奔赴而來，正似蹈襲，因略改之，厥後悔其多事。又自題元嶽聽松圖，後見蘇長公外記，僧守詮詩末二語，亦正相類，且各五言六句，不勝驚訝，至今聽之。未審稿中尙有類於昔賢者否？是在明眼人鑒之焉。

近見詩人某，與友論詩札，謂詩之貴新，一詩中舊七分，新三分爲恰好，新居五分則失之。此說殊令人悶悶，不識所謂新者，何等之新？乃以分數言之，又不識分數如何判得？此朱子所云「務爲閃倏混漾，不可捕捉之形，使人茫然者也。」試以新之義言之，譬之於人，東家有一子，頭角崢嶸，英姿煥發，習見之不啻舊焉。一旦見一西家子，亦頭角崢嶸，英姿煥發，而覺不同於東家子矣。新矣。又如東家娶一婦，曼頰皓齒，修眉鬢髮，習見之不啻舊焉。一旦見一西家婦，亦曼頰皓齒，修眉鬢髮，而覺不同於東家婦矣。新矣。何哉？新其神，非形也。第猶是男子婦人而已。人如是，物亦如是，文人之寸毫尺簡，噴洩一元，揮斥八極，取成於心，寄妍於物，極之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類如是也。雖十分其新何害，安有三分之限歟？韓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謂務去其舊，乃全得其新耳。大抵新其理，意爲上新，其機趣次之。至如尖新之新，詩之偏生新之新，詩之面無甚高論，然則某老於詩者，其所謂新，非新，殆怪也。怪到五分，譬之於人，則固近魔近厲，且近梟羊罔象等物矣。失之矣。顧奈何怪也而新之？

詩境到澹到老，只可自喻自悅，不可共喻共悅。共喻共悅，不於新學時流遇之。

凡友朋贈答詩中稱美人，本邨風。西方美人又稱佳人，本東漢光武見陸閔歎曰：「南方固多佳人。」（家語孔子遭程子於塗，取束帛贈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漢書魏桓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曩耳）

直方詩話司空表聖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白鶴觀，然後知其工。但嫌寒儉，有僧態。竊以詠僧門景，嫌僧態，却當爲何態？此二語又何以謂爲寒儉？其以幡壇二字耶？不然之論矣。是蓋由坡翁先有一箇僧字在其胸耳。觚賸吳東里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讌云：「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奇創。竊以詞人自恃老境，往往多率作此二語，以粗鄙爲豪健，是欺人之作。乃欺人者如是，受欺者又如是，良可怪也。全唐詩話于鵠居江湖，有賞花詩，自述云：「三十無名客，空山獨臥秋。」豈以詩窮者耶？詩曰：「老大看花猶未足，沿江正遇一枝紅。日斜人散東風急，吹向誰家明月中。」竊以明月共者也，而曰誰家明月，一詩之妙在此。但

三十可大不可老，或五十之訛耳。三條盧東園古今話詩選雋採之，式鈺蓋妄論之。

或曰：「三字經老蘇二十七，亦言老矣。」子曰：「對下文八歲七歲言耳。」

或謂子曰：「董文敏書法雅言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衆體，子嘗取以論學詩矣。楊氏丹鉛錄言近有士人熟讀杜詩，此人詩必不佳。宋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釋楊氏之論，子不與之相左乎？」子曰：「然，凡人抱其聰穎，誰肯跟他人脚後盤旋，所謂焉不學，亦何常師也。鄙見本然，第不得爲大概學詩者語之。况始宗一家，次研衆體，則入其門，仍出其門，是及其成功，與不從門入一也。世之天資邁異者，幾人哉？」淮南子：「蘭芝欲修，秋風敗之；曹子建朔風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人知子建二語佳，而不知其婉脫淮南。然淮南亦本文子，叢蘭欲發，秋風敗之。又按張平子思玄賦，冀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爲霜，同一意。」

杜子美送韋諷事云：「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出死怒拔老五字俱警，然拔字尤不易。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好淵明詩。」式鈺謂吾於詩人無不好，尤好淵明詩。吾於詩人詩各有好，有不好，有好無不好，惟淵明詩。

予向論詩之新矣，一學徒請其詳。子曰：「其例難以悉數，試卽家絃而戶誦者，略舉數條焉。漢樂府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言當及時策厲也。魏武帝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言雖過時猶當策勵也。是新。梁武帝詩，『女兒年紀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言無人見憐不早嫁也。捉搦歌，『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此又言其親之論家計，不早嫁也。是新。唐張潮詩，『芙蓉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言其在無定，可悲也。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言其所在有定，愈可悲也。是新。崔魯詩，『草詩遮迴磴絕鳴鑿，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烘託在先，

正意在後也。韋莊詩：『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隄。』正意在先，烘託在後也。蓋同一意，只一調度，轉覺餘味曲包矣。新矣。與崔護『去年今日此門中』一詩同，然人面桃花，分承旌折，尤覺敏妙。杜審言詩：『知君書記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燕支山塞外婦女藉以顏色也，謂不妨在燕支山，但勿遲歸耳。孟郊詩：『欲別牽郎衣，問郎遊何處？不恨歸日遲，莫向臨邛去。』臨邛卓氏女奔相如者也，言不妨遲歸，但勿往臨邛耳。一倒轉說，情似寬，意轉深矣。新矣。金元日能詩：『天上瓊兒白玉肌，吳妝約略更相宜。認桃辨杏由君眼，自有溪山風月知。』此詠紅梅寄託，言當自有知之者，慨無知音也。元好問云：『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澹得經營。千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讀得成。』此自題之作，乃言只可自知耳，亦慨無知音也。新矣。明劉基詩：『白露下玉除，風清月如練。坐看池上螢，飛入昭陽殿。指其地而怨想之也。王句詩：『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房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此更不得指其地而怨想之也。新矣。金誠詩：『江路悠悠江水長，孤鴻啼月有微霜。十年蹤跡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言雖有家，不能歸也。王問詩：『城柝聲聲夜未央，江雲初散水風涼。看君已作無家客，猶是逢人說故鄉。』此言雖無家，猶願歸也。新矣。李攀龍塞上曲云：『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此在他鄉看故鄉之月，傷懷也。其明妃曲云：『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此乃他鄉之月，猶看作故鄉之月也。尤傷懷矣。新矣。國朝董以寧閨怨云：『流蘇空繫合歡牀，夫婿長征妾斷腸。留得當時臨別淚，經年不忍浣衣裳。』陳學洙悼內云：『簇蝶金泥杏不存，空箱顛倒月黃昏。牛衣一挂渾無恙，猶有當時對泣痕。』一言己之淚痕，一則言彼此之淚痕，感愈深矣。新矣。至於言景得理趣，言理及景物無不新，反不覺其新，則其品尤高。如杜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宋李師中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蘇長公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朱子云：『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國朝查慎行云：『栽花覘土知肥瘦，種樹

因材識苦辛，是已。凡此苟觸類引伸，神明而變化之，自有無窮出新鮮，勿徒屑屑取料，講字面話頭，令人一覽無餘味也。」

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此文選典論論文語也。不意魏文帝亦知爲是論。

沈休文謝靈運傳論歷舉周之屈原宋玉漢之賈誼相如王褒劉向揚雄二班崔駰蔡邕張衡魏之三祖陳王粲晉之潘岳二陸孫楚王讚殷仲文許詢謝混宋之顏延年謝靈運數十家各具品藻已自餘多人原難備述顧漢魏以下人品文章淵明稱冠而未之及何耶其篇終云「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愈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細玩數語或暗指陶公不欲直表出之以壓諸家固未可知信然則休文之立言含蓄也。

昨庚子秋於秦淮旅次予友張篠峯處見金壇于桐華詩一卷多新警語聰明而善用心力者聞桐華家貧以諸生年未三十卒詩多散軼斯卷止三十餘首少古體沒後其族人曉湘收拾彙抄付江陰繆少微少微又倦倦付篠峯篠峯將梓之恐無傳也時余匆遽但記其金山一聯云「人爭高浪立秋借別洲看」穎拔秀出每一憶之爲變蹕奮迅吟嘆不能已其詩境大都類是近聞梓垂竣蓋可行世矣悲夫桐華令天假數年由斯陶而化焉淵其神冲其度必高風勝詣有莫更攀者奈何降之才而奪之壽歟然求之近人中其詩已不多得乃其族人曉湘及同儕少微篠峯之誼就不易覯昔華亭李亦吾追悼友萍有句云「誄文昨自先生婦遺稿歸於後死朋」自注近予輯其詩文誦此二語益復慨然篠峯亦華亭人。

近人於鄉會試將屆懸榜每誦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沈痛之至國朝翁叔元下第出都七律末云「棄婦可憐身已去向人猶整嫁時衣」乃尤堪淚下千古絕唱矣。

劉讓宗著詩經叶音辨訛一書，精深允當，信乎未許淺人問津。茲取其三十六母圖論，節錄於後，是固顯而易知。竊以為初學詩者，宜先了然於胸云。

見	音角	端	音徵	邦	音宮	精	音商
清純		清純	次	清純	次	清純	次
溪	清次	透	清次	滂	清次	清	清次
羣	濁半	定	濁半	並	濁半	穿	濁半
疑	濁全	泥	濁全	明	濁全	邪	濁全
		娘	濁全	微	濁全	禪	濁全
		澈	清次	奉	濁半	審	次音清
		知	清純	敷	清次	狀	濁半音清
						匣	濁半音清
						曉	清純音羽
						來	濁半音徵
						日	濁半音商

音有自清入濁者，有自濁轉清者，影母為羽音，次清夾乎匣喻兩濁之間，其聲響始達。不獨影母，即心審二母亦然。使心前無從，審前無牀，則次清次音便轉不出。影之為音，似高於曉，猶心審似高於精照。然終不以次清次音，駕乎純清之上，而從邪牀禪歸於一處者，其機不順，而其聲不達也。今音韻家竟以影曉匣喻為次，殊失古人作圖之意。且羽音可改，則商音何以獨仍其舊？三十六母分配五音，竊謂古人作圖，擬諸四時，故角屬木，其音有四，於時為春，微屬火，其音有八，於時為夏，宮屬土，其音有八，於時為夏令之終，商屬金，其音有十，於時為秋，羽屬水，其音有四，於時為冬。半徵半商各一，則以閏位終焉。半徵者泥之餘，半商者禪之餘。呼疑則舌縮卻呼泥，則舌抵齒。七音為綱，四等為目，清濁為權衡，開合為門戶。開發收閉，謂之四等，上二等其聲粗而洪，下二等其聲細而斂。不審等子，憑空翻切，疑似差謬，故一標一射，須針鋒相對。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

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巖巖然。齒閉唇合，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案吁平聲。見溪羣疑角也。牙音，端透定泥微也。舌頭音，知澈澄娘次徵也。舌上音，邦滂並明宮也。重唇音，非敷奉微次宮也。輕唇音，精清從心邪商也。齒頭音，照穿狀審禪次商也。正齒音，曉匣影喻羽也。喉音，來半徵也。日半商也。半舌半齒音。」

武進湯緯堂公，彘硯瑣譚云：「妙取筌蹄，棄想高妙也。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自然高妙也。一字百鍊，一語百諷，與有微會，緯無幾音，貪使事，好持論者，恐終身不解。」式銓謂貪使事，好持論，已非上乘。乃至使事而以奧僻示異，持論而以博會爭新，揆諸風人之旨，毫末不存，愈可歎也。明馮元成雨航雜錄云：「末世之詩，不以明志，至乃酒食徵召，刻燭分韻，豈感物之義？」式銓謂分韻已屬勉強，若夫和詩而次韻，次韻且連篇，連篇未足多，而至有所謂倒步原韻，搜典徵事，焦其心力。閱之者，但覺牽湊支離，曾不知其主意安在。詩之一道，幾於掃地矣。見馮湯二說，符於鄙意，故申言之。作詩者，庶幾取法乎上焉。緯堂公諱大奎，乾隆五十一年，宰福建鳳山縣，以臺匪死節，得卹典，卽今兩生都督令祖也。彘硯瑣譚本十二卷，補遺一卷，攜海外，沒於賊。茲行世者三卷，摺拾殘本耳。

緯堂公嗣君與竹先生諱荀業，隨父殉難，並邀旌典，祀忠義孝弟祠，亦工詩，稿燬於兵燹。讀其近刊棄稿，九日同人登太平寺塔，至臧舟亭，訪菊云：「疎鐘響入雲，高樹風貫斗。」竊謂如先生者，義薄玄穹，而詩振金石，卽可以先生斯二語贈先生也。聞先生著述，尙有手錄琴學入門、浣薇集藏於家云。

彘硯瑣譚載河陽州牧黃某，宛平人，一年家子，贈以詩，有「燕臺聲價黃金貴，郢水謳歌白雪清」之句。黃彪然曰：「若以我貴郎出身，故相謂耶？」予以郭隗事解之，然終未釋然也。於此見操翰之難，非讀書人，尤不宜輕投筆墨。式銓庚子歲省試，有淮安席某，見予稿中，借問同調，誰則庶讀書大抵於科名。二語，嘖有後言曰：「胡某自高位置，果卑視科名，何亦千里來此也？」或以語予，予曰：「讀書期濟世，非科名無以出身。第世有一得科名，遂傲睨一切，不

屑同調於素相知，予固覺其矜之無謂也。初非薄科名也。且今席某亦只一矜，已不踰於予如是，倘異時科名到手，其爲矜也何如矣。或又曰：「此人素不容人。」予曰：「雖後是亦予好翰弄，而於出語疑似間，復略不自檢也。」昔人句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所以勸友慎言，弗貪吟也。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勸之避嫌也。當援以自惕，因見燕臺黃金詩事，輒書此。

剛中帶柔和也，柔中帶剛，和也，剛柔適洽，和之至也。古者因鳳制律，因鸞制鈴，取其和耳。法華經：傷頌聖主天中王，迦陵頻伽聲，注謂迦陵頻迦妙音鳥，鳥未出聲時，卽發音微妙，惟佛音類之，故以借況。所云音之微妙，得天地之元氣，全天地之元音，中之發爲和也。華音三十六字母，縱爲四聲，橫爲七音，蓋宮商角徵羽，加以半徵半商，配四時，終閏位，猶玉燭之和也。說者謂本於梵音四十二母，於以見佛音之妙正在和，所以流傳中國。三百篇特首關雎，開口卽關關，注云雌雄相應之和聲也。作詩者不屑講箇和，而好佞屈聲牙，不審其何取棘不上口爲？

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疏云：「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也。」按埤雅：鸞鳥雌曰和，雄曰鸞。上古之時，鸞輿順動，此鳥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又按鸞輿之鸞，亦作鸞，鸞口銜鈴也，故从鸞从金。

事寶

萬有弄人，採心之常，嬉笑怒罵，慚無文章。

京師衣帽等物，視諸王府以爲式，謂之內造樣，外省效之爲新樣。然行至蘇松，必須數年以外，而京師往往又變樣矣。予在京時，遇一蘇郡客，新來應禮部試，行李絢爛，僕從豪侈。初出門謁客，詡詡謂予曰：「敝衣合式否？」予曰：「予子記盧氏雜記中織錦人詩乎？」詩云：「學織錦綾工未多，亂投機杼暗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煞他。」

「客曰：『予所攜服色，是吾蘇新行京式，豈不合耶？』」予曰：「如今花樣不同。」（亦織錦人語）

古之妖冶，妝點乖常，取名尤惡。後世轉以爲法，謂易奪目也。妹喜冠男子冠，今輒見女子十五六歲尙然。後漢梁冀家爲墮馬髻，今女子髮髻，多有在一邊者。又有齟（音蹠）齒笑，今婦女笑，有撮口若齒痛者。晉惠帝時，婦女用金銀璫珥等爲斧戈戟以當簪，今鄉里婦人仍有用之者。齊東昏宮中作散髮，反髮根向後，今有呼作散盤頭，而爲燕尾於後者。其金陵女髮向前者，亦謂之拋根兒。唐時內人束髮極急，及蜀人效之，時謂之囚髻。今吳中村婦，謂之振緊頭。又其時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今吳中謂之鬚髻，亦云鳳頭。又婦人以烏膏注脣，狀似悲啼，今吳中婦女，更爲烏其齒，謂之焦牙。

吳俗元旦忌掃地，取積聚不掃蕩意。干寶搜神記：商人甌明過青草湖，湖神邀歸，問所須，有一人私語君，但求如願，明依其語許之。及出，大呼如願，一少婢也。至家大富。後歲旦如願起，髮鞭之，如願鑽入帚中，家漸貧。故今歲旦糞帚不出戶，恐如願在其中也。據此是忌帚之出戶，非忌掃，世俗相沿既久，又附會之耳。

倡俗作娼，謂女伶也。妓也。不知倡樂人也。兼男女言。史記外戚世家：李夫人兄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按幸傳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漢書東方朔傳：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禮樂志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

今人登記一切日用出入簿本曰賬，按前漢武帝紀：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註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蓋計簿也。則帳本之帳，正應从巾从長。其易巾爲貝，字書所無，當是嗜利之徒妄撰。

管子七法云：「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獨左書而右息之。」（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世奇左書本此。

都中戲園，以蘇班徽班爲貴，尙年幼且之美者，稱爲相公。詞人韻士及紈袴貴遊，多溺惑焉。予客京時，聞若輩聲

價已較二十年前大減。然每一侍酒，在座者猶須人賞白金二兩也。吾郡倪友方壯，到都應舉子試，有蘇旦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京城並稱第一花。因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爲亞紅，倪狎之。一日倪宴客，予亦在座。朱來佐觴，明眸皓齒，約態柔情，燭下諦觀，不異處子。命之歌藏舟劇山坡羊一曲，一客擺笛，一客調笙，予亦樂爲節板。起句云：「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蓋此曲本哀感者，而朱纔啓朱唇，目予嫣然微笑焉。歌畢，予爲口占一絕，以調之云：「看花燈下愛花明，花爲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四，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嫩喉淒利，神色慘至，合座傾聽，不覺泣下交頤。倪乃前抱之曰：「勿再唱矣。」予私心竊歎，此輩之果足溺人也。倪囊貲三千餘兩，旋罄復南歸，得二千餘兩，來京昵朱益至，朱倍妮妮。越一載，倪由此得疾，不三月遂亡，而家已蕩然矣。然得疾後，朱僅一往視之。

鬼仙降乩語有不遽悟者，予幕遊晉省，既久不歸。一日往友人處，正設壇扶箕，時予體羸多病，密書片紙云：「乞一調衛良方。」卽躬詣壇前，再拜焚之，扶乩者不知所問也。乩降書云：「靜養爲佳。」又焚片紙，問何年月日得稍潤行囊回家？降書云：「君問回家，不言可知，當回而回，便是回時。」予固駭乩之有靈，又怪其語近滑稽，衆亦不解其義爾。時予本在一州署司箋劄事，越數旬，有權篆刺史來，食肉忌豬，詢是漢回裔，仍延予司前事，頗相契洽。兩月餘，瓜代已畢，館穀外厚有資助，欣然便作歸計。乃就道之日，卽刺史登車回本任焉。由是悟乩仙之語爲妙也，亦殊諠弄人矣。遂於祖席上談及之，衆爲之拊掌大笑。

乩仙詩恆佳，近有召請乩仙，既到，便書一絕云：「蘭有秀兮菊有芳，蘭馨桂馥不同香；道人爲愛秋光好，特控青鸞下草堂。」予聞之曰：「起句成語，已見芳字；二語乃重以馨馥香，仙家詩亦不無拉雜耶？」一友人曰：「仙亦人之羽化者，其在塵世若何學力，則其仙也亦如之。既仙而猶學，仙與仙之境詣，固仍有不同也。」予以爲不愧儒者之言。

常山磁峽口外，有孫姓者，馭騾經紀，家有兩騾，爲人載貨，不限遠近。蓄一大狗，高三尺餘，小兒嘗作馬騎，孫與其婦愛養倍至。某年二月，孫出門，隨之往，屢咤不回。日復一日，乃至千餘里，每晨行在騾前後左右。一日天明不見，欲返尋之，又不便，悵悵謂失此狗矣。越臘月某日，孫不在家，黃昏婦聞爬門狗號聲，似前狗，啓看果然。狗繞婦跳舞不已，復從所居兩間屋內，徧走號叫尋孫也。喂以麥飯，若未暇食者，顧狗已憔悴瘦甚矣。鄰人目爲千里狗，旋病臥數日，絕不食，僅餘一息。孫忽回家，見狗爲欣戚交加，狗目注孫，強起，淚泫，號數聲而斃。予時客雲中，聞之，今憶其事，因喟然曰：「甚矣狗之戀舊主也！豈無留而蓄之者，狗固不願路旣迷，一年之間，東奔西竄，山千水萬，卒耐困而歸。如是，殆亦造物者有以鑒其誠，而導之斃於家者歟？」

楊升菴云：「熊行山中數千里，悉有踰伏之所，謂之熊館。虎出百里外，迷失道路。」然則此狗勝於熊虎矣。

上海縣蒲匯塘虹橋西，一村婦者，夫不在家，得癩症，其孩約二歲。一日謂兒不肯長大，將蘆管置兒穀道，力吹之，腹脹膨，遂斃。越日隣家孩死，置棺野地。婦傍晚往開棺，取孩屍生啖之，攜骨回家，其夜癩卽愈。隣人亦無如何。婦食屍後甚充饜，至今尙存。

據此知世謂害瘡者，取荒冢髑髏囊置枕邊，可卽愈，信也。病鬼亦畏兇人如是。（少陵嘗誦其詩，手提髑髏血一語愈客瘡）

法華鎮西北潘家舍鄉人唐友臣，一日出門索債歸，肩錢千餘，經一村溪木橋墮水，水及胸，未遠灘也。彈力不能上，咄咄嗟怪，立半响，取所肩錢拋於灘，覺遂有拽其足，沈中溪矣。時村人持竹竿來救，此竹向未削根，根棘澀，入水適穿唐褲襠，手旋其竹，褲緊絞竹根，力拖唐起，喘餘一息，幸而免。須臾救者有一兒數歲，無端仆於地，口流血沫，狂呼云：「吾苦守三年，幸得替者，今且力擋，又將累吾三年乎？」蓋曩曾有死是溪者，正三年此日也。爰具香幣酒肴，禱之，兒漸瘳。唐時五十餘歲，及八十餘而故。因思溺鬼爲祟，三年瓜代，江東往往有之，不足異也。但如唐之肩其錢，

立水中無恙，棄其錢便沒，此理不可解矣。豈鬼亦難與有錢人爭耶？（潘家舍在上海縣二十八保七畝）世俗物用，都以自洋來者爲貴，故市井射利之徒，無論物產何地，美其名則加一洋字，示珍也。更可笑者，貴游豪侈，一切奢麗生色，亦爭豔之爲洋氣云。然洋貨之美，多耳目玩好，無甚益於日用，要皆西域回紇及絕域諸國所產，半近西海，統謂之洋耳。予嘗觀乾隆間椿園老人所著西域聞見錄，知之，其謂所著類皆實有據。

唐韋后妹爲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今嬰孩因用虎頭枕。

今學院試，牌示例不給燭。按晉長興二年，改令書試，竇貞固請復給燭。又按容齋隨筆曰：「白公集云：『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知唐試進士，許挾書見燭。』」改齋漫錄曰：「本朝循周制，不許見燭。」又按真宗景德間，詔進士就試，不許繼燭，繼見給，蓋一音之轉。

犯死罪立決者，今京師謂之熱。按長編宋赦書曰：熱勅，凡作書畫，規仿前人，則曰撫某筆意。按摹摸模撫撫古通用，前漢高帝紀贊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韋元成傳其規撫可見。後漢蔡邕傳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或作撫，亦作摸。唐書李靖傳靖五代孫彥方家藏高祖太祖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文宗敕摸，詔本還賜彥方。

攷模又爲木名，淮南草木譜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生孔子冢上，質得其直也。

凡書畫詩章酬應，有就正乞正等語，每用政字。按丹鉛錄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他正字，悉以政代之。

俗以碎鼈和莧埋地成鼈，謂之種鼈，并莧與猪肉，忌同食。又聞蜀中有蜈蚣蠱蛇蠱等藥，以殺遠方私夫之背約者，蓋理或有之。郝楚望曰：「淮南冥覽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當作坩肉。死畜之肉，以藥坩

之，可令復生，後世誤作奔月耳，說見通雅。特予又見世有葷肉同食者，是正無恙。

舟子每著兜褲，亦名牛頭褲，套之褲外腰間，并衣裹束之，便於操作。司馬相如親著犢鼻褲，與傭保雜作，當卽此。但今用開檔，廣雅：幃無檔謂之襪，急就篇注：合檔謂之褲，是今用者襪與褲小異。小兒開檔褲，以便大小遺，猶是也。俗呼襪爲兜，聲近沿訛耳。（幃音昆，幃音棍，通用襪音凸）

今儂子服三年喪，百日後藍絲帽結，結下垂穩，布履則爲蝴蝶環頭，盤壓白縑。一切佩帶，雖從縞素，其爲窮巧極靡，與凡不服喪而奢侈者同。至婦女頭飾，尤嬰珠綴玉，金翠兼之，吾徒有惡之者。予因戲謂曰：「晉書：都人簪柰花，云爲織女帶，孝帶孝簪花，知古之人亦未嘗不愛俏也。」蓋茉莉色白，北土名爲柰云。

吳中女紅，挑別於繡者，以色絲刺紗羅絹葛等紋孔，成花樣，行鍼長短有定，不隨意跨紋也。李賀染絲上春機詩，爲君挑鸞作腰綬，願君處處宜春酒，卽挑繡之挑。今京師云捺（腰綬腰帶也，非印綬解）

東坡石鼎詩云：「銅腥鐵澀不宜煎，」古人茗飲，輒講湯器，以湯沃茶，謂之瘡茶（瘡讀入聲，半臥半起病也）。今吳中稱猝泡，然小家不能另辦爐鑪茶竈，雖客來，亦只洗飯鍋，或羹釜，以燒其水，猶是茗也，不可嚮邇矣。予家尋常客至，往往急需茶時，亦於飲食釜內煮水，取速也。飲之，卻與陶器所煮不別何哉？正當水熟沸騰，持淨器於中間高騰處挹取之，則一切油腥鐵味，消散殆盡。此法予室人嘗品而得之，吾輩寒峻，鮮有知者，書以爲曝背獻。

泡疑潑之訛，東坡與姜唐佐書，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猶宋濟對唐德宗鼎水方煎，自可潑之云。

吳淞潮汐，由海勢湍怒，東黃浦西澱湖，二百里許。道光初，新涇金村老者，夏月買貨他所，歸時行至江澚，黑雲天暝，暴風地驚，四聞蜚屋折木聲，身飄忽，雙足不撐，知有龍過也。踢於岸側，握草屏息，半晌間霧霏氤氳，見百步外掛空青龍，半身著水之面，觸鼻腥腥，鱗大於鉦，張翕不停，而水飛如抽蓬蓬，上騰半空，零落水點斗大焉。是日潮信正旺，本極濁而轉清，須臾龍又彷彿作一掬，然江中頓涸數丈，水斷爲兩，龍不見，砰然一響，水花半天如蠖，而水斷又

交矣，水之濁如故焉。老人脚軟口吐，乃四顧眼花，旋又震霆迅電不啻，徇行回家，夢寐見龍而譁云。至今此老談及之面墨，予嘗詩以紀之。

光州治卽古春申君宅，中有桑榦，大環五夫臂，高無算。旁有小廟，塑神像其中，曰樹神。人有犯此樹，必臥病。或徧體塊礪極癢，無何予遊豫，初至其署，署中人卽以語予，必焚禮於廟，予唯唯忘之。越一月忽病，伏枕夜夢一長鬚丈人責予曰：「老桑沐日浴月，守樸完真，閱世多矣，豈以爲木不如人乎？若無覩焉。」驚醒，詰朝促僕香幣禳焉，遂痊。然夢中人，與所塑像絕不類。

憶在承德府旅寓，識一市井人，工書而昧文理。問予曰：「每見書年月者，不明白直書，喜用隱語，如某等字，令人悶悶，可得聞乎？」予舉爾雅示之。又曰：「奈難記何？願籌一可記法。」爰綴爲四歌，俾誦數過卽憶，狂喜，後雖書錢貨帳面賣產等契，必用之，亦令人歌歌。茲錄其歌於左：

干

闕逢旃蒙甲乙并，柔兆丙兮強圍丁，著雍爲戊屠維己，上章二字乃屬庚，辛曰重光壬玄默，癸號昭陽十干成。

支

困敦爲子地支首，赤奮若兮厥惟丑，攝提格則要推寅，單闕爲卯義堪剖，執徐二字實辰龍，大荒落卽巳蛇走，敦牂午兮協洽未，沿灘是申作噩酉，闔茂之與大淵獻，是維戌亥相居後。

月

月在甲兮乃云畢，乙橘丙修義不失，在丁曰圍戊曰厲，在己曰則庚曰室，辛塞壬終癸極名，爾雅月陽釋一一。（又五言歌曰畢橘修圍厲則室塞終極自甲數至癸月陽爾雅釋附存之）

月

正月爲陔二月如三月病兮四爲余五月厥惟以臬號六月由來號以且七相八壯九爲玄十陽以下乃辜涂，正月得甲爲畢陔，二得甲兮卽畢如。

予家近黃浦，水族之大者罕見，唯鼉則往往上灘，大者其背縱橫可尋丈；遇有縛岸羊則吃之，無足異也。近聞新涇沈丈云：「乾隆間，浦有一商船，載米百餘石，其日風恬浪息，正行間，恍惚聞舟後風濤聲，回望水面，如糧艘使帆葉然，一魚揚鬣來也。排流呼哈，須臾逼船，魚之長大，兩倍於船，飛颯昂首，船人驚怖股栗，謂無命矣。計無所施，亟將袋米擲下吞之，擲數十袋，魚仍隨船不去。適一載鹽大舶來，喚救，因投包鹽餌之，包三百餘斤，魚咽其三，遂沈沒不復起，而米船幸免焉。越兩日，斃於灘，村人圍集，封取熬其油，以上燈，肚中衣鈕升餘，知食人無算矣。旋聞於松郡提督某，欲觀之，營人同村民百餘，舁魚頭赴城，城門不能容，于城上設法進焉，各有賞。村有富農者，嘗聞大魚脊骨多明珠，因出重價給衆，獨有其骨，遂節解看了，無所得，作曰：『用而已。』如是魚者，殆可謂之吞舟哉！然當自海中誤入黃浦，非浦中物。沈丈今七十三歲，蓋小時聞乃翁親見之。」

道光某歲冬，吳淞南岸，從他處來四賊，於八字橋夜盜華漕錢氏一新厝棺。一賊把鐵具，纔入棺縫寸餘，拔之不出，搖之復不動。又一賊并力取焉，亦無能爲。時方四更，其鎮巡更者覺之，往看三賊逃，一賊患脚疾被執。巡更者旋取鐵具，易如耳，牽賊到官責釋之。其時陳四橋吳氏家素封，娶婦一載病亡，鄰里衆備助殮畢，卽舁置野地。是夜有二備夥往啓棺，鬼啾其旁，竟盡摘屍頭銀飾，上體衣脫去無剩，脫至紅綃褻衣，極難鬼啾甚。二人膽懼，仍百計脫得之，亦各筋疲力憊，用壞布一方掩屍下體而去。天明路人見棺開，奔告吳氏，卽遣人往傳近各典鋪，鬼響隱隱隨某典鋪，鋪中人諦視衣物疑之，偵者適到拘送官，三日俱暴死。據二人云：「自開棺取物，到家到典鋪，鬼響隱隱隨之。」又青浦珠街閣（地名）一農家新死少婦，停棺野家，有三賊夜往開棺，出屍於地。一賊最狠，衣脫至褲不下，二賊方憩隄邊，云：「試將屍腿提起如何？」狠賊跪地，纔置屍脚於兩肩，脚緊鉤其頸，遂重若千鈞，不可動。喚二賊俱懼。

逸，相持至天明，路人見之，拘送官，斃於獄中。其二賊旋又獲到，亦不例處焉。由是統松江一郡，數月間，野外幾無完柩也。蓋其秋禾棉無獲，民間數載豐稔，猶呼飢寒，一大荒歲，半皆盜賊矣。

世以安息香可辟邪，故高其價。按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今姑蘇婦女，從親串家歸，富有者兩三娥媼婢子，手把安息香，翼轎而行，氳氳滿街，奇芬襲人。其主端坐轎中，愈望若神仙。其中人家，無侍女者，香插之轎口，至貧家步行效之，亦自拈一二枚，便姍於衢，謂不第辟邪，並回家安息意。

致禮天子載芷以養，北魏高歡執香爐從帝步行，隋煬東都幸書室，宮人執香爐前行。今外省大吏，轎前有提爐人，體制隆也。蘇城婦女，蔚囊蘭佩，尚猶少之，貪以安息香行，當事者盡諭以香禁重焉。

今官之署理，古云假如楚漢春秋會稽假守是已。因署而實授，古云即真如漢書拜扶風令王詵即真是已。海濱人突聞海嘯，曰海嘯，謂海有湧者，必三日內激怒濤，掀屍於灘，故名清淨大海。淮南子云：「海水雖大，不受

啮芥。」注云：「骨有肉曰啮，海神蕩而出之。」則海濱人非妄言之，海嘯二字絕好。人死邀道家，或釋氏召七七，七七則已謂之斷七，是人之生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也，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其說

至今以為信矣，細釋之，均有來復義。

七七見魏書胡國珍傳自薨至七七，皆設千僧齋。

墓週植柏，本古陵寢風俗，通邇像食亡者肝腦，畏柏。列士傳延陵季子挂劍徐君墓，柏通鑑德宗紀云：「柏城。」又古人詩有云：「柏陵者，禮稽命徵天子陵樹松，諸侯柏，士槐，大夫欒，庶民柳。」

世間無藉之徒，辮髮以鬆為媚，戴帽以敬為俏，何哉？古人解散髮，斜插簪，墊角巾，題詩者側帽，就飲者倒著，白接羅，是其濫觴也。然名士為之，則為風流，蘭子傲之，則為匪彝，西施之鬢，東隣不可效已。

晉省處女，頂束鬢，髻下必編髮尺餘，垂頸後。迨于歸之明日，將旦，燒燈剔額理眉，新玉貌，挽雲鬢，不復編髮，故

未嫁時，謂之毛女兒。閱列仙傳，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自言秦始皇宮人，形體生毛，故云毛女。或云至唐時，其年尚少，因憶左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隄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則知晉俗呼處女爲毛女，毛亦韻也。

予館吳淞畔，一日主人宴客，進烹魚，長尺，中腹寬五寸餘，頭銳尾窄，較鯉則腹闊，較鱖則腹稍狹，而鱗痕又粗，鮮馨撲鼻，厥形頗異。予以駭目不食，詢之主人，不知，並言漁者亦無以名也。座中快啖之，咸曰美哉魚！今按酉陽雜俎，廣動植總敘云：「編與鱣魚相似。」然則囊所不食魚，卽鱣焉矣。

世以食羊腦助記憶，唐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鷓鴣酒，令人久醉健忘。

珠和燈草輕研，便粉柔能克剛也。其猶梧桐斷角，毛鬣截玉乎？

詞人嘲弄羣芳，往往曰聘曰嫁，故林處士留妻梅佳話。今江東種樹者言，凡李不蕃碩，須於花朝之黃昏，剪綵繒條一二，或繡絲稍許，繫其枝，酌以卮醴。三旋用爨下灰圈樹底，引外人踏之，名爲嫁李。則子結郁紛，倍於常歲。按酉陽雜俎，廣動植草篇，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欲其子繁，待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俗謂之嫁茄子。知嫁李之說非誣也。凡此猶嫁女之嫁也，皆趣。嘗記黃帝之語曰：「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蓋古皇措語尤韻也。而列子云：「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將嫁於衛。」殆亦本此矣。（一說嫁李在元夜儀禮喪服章，鄭注凡女子行于大夫以上曰嫁，士庶曰適人。）

韓非子棊里疾曰：「是言自嫁於衆。」正編平陽君豹曰：「此欲嫁禍於趙也。」王九成野錄，順王訴天云：「高帝陰使布弑義帝，嫁名於羽，以興問罪之師。」（盧行簡病夢事）亦俊。

寺有方丈，唐顯慶（高宗年號）中，王玄策使西域，至毗耶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名方丈。

今人食醉蟹蝦糟蟹等物，雖近生吞，卻另饒風味。蘇長公老饕賦云：「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已
有然矣。

名妓兼色藝，藝必兼擅詩詞，不概見焉。予北遊時，有金陵詩人蘇郎者，挈家寓京，與予萍遇，歡若生平。蘇識一妓
曰傅媚蘭，年十九，丰姿玉瑩，春黛滴峯，秋波溜泓，不塗朱，不傅白，嫵絲簧，戀筆墨。凡勢豪執袴，思一密坐接歡不可
得。時正月中旬，微雪，蘇譙子邀媚蘭勸觥，其神珊珊，其聲嚶嚶，娉婷妙婧，而婉約生情。泊昏黃，酒顏皆頰，予乃擬偕
蘇郎鞍馬觀燈焉。媚蘭就圍爐畔，援筆題詩云：「翦翦風吹檻，盃盤且欲殘，添香猶軟語，開戶更清歡。暗雪依人裊，
春燈跨馬看。」下二語猶未就，蘇閱之曰：「跨易躍如何？」予曰：「或易走如何？」媚蘭微吟二過曰：「走固自然，
予與蘇遂爲燈市遊，迴則媚蘭已屬成前詩曰：「含情窗下待，翠袖不知寒。」蘇因謂予吾輩竟無隻字，未免汗
顏也。媚蘭默默無矜才意，此殆可謂今之名妓矣。媚蘭蘇州元和人。

媚蘭嘗謂予曰：「古來美人所唱詞曲，以何者爲佳？」予沈思未卽答，媚蘭朗誦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
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予笑曰：「亦至情至理。」按此詞杜秋娘製，嘗爲李錡歌之。秋娘
金陵女，年十五，爲錡妾，後沒入宮，又放歸。杜牧之感之，作杜秋娘詩，事見國史補。

一日詢媚蘭小時事，訴及年十三時，曾遊某寺歸，夜夢神告之曰：「爾前身一聰慧才士，習爲挑蕩，多污人閨闈。
後有貧隣，迫於重賦，將鬻其兒，爾出己貲爲輸賦，始免。故今生陷孽海，異日嫁作商人婦，幸脫肌寒耳。」訴罷泫然。
後四年，果爲浙省一販茶者妾，其人亦雅好筆墨。

予家屋後多植梅，嘗有客於五月間，過訪草堂曰：「梅子熟矣。」予曰：「先生固熟讀傳燈。」客瞿然不解。因告
之以傳燈錄，馬祖讚大梅和尚工夫已到，固有梅子熟矣之語。（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大梅
曰：「祖道卽心是佛，僧曰：「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僧白於馬

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嘗論飲酒與其薄而多，不如醜而寡；猶作詩文，與其膚廓而長，不如切實而短。吾鄉嘗有一人入市買酒，每病其澆，謂店中人曰：「爾家酒，權斤兩有餘，然何淡撻水乎？」店中人曰：「無之。」旁一鄉人曰：「爾家酒中不撻水，亦水中撻酒耳。」衆鄉人一笑。又一鄉人與酒店主人孔姓者交，一日有喜慶，延孔到家宴飲。孔舉杯飲曰：「酒何淡？誰家買來者？」鄉人曰：「爾店中物。」孔又舉杯作哂，曰：「雖淡卻鮮。」合座粲齒，孔不赧然。蓋鄉人乍與孔交，素不往其店買物，適宴孔買其酒耳。因憶袁簡齋云：「酒品上者苦，次酸，下甜。」袁不善飲，斯論亦復得之。撻水固失酒之真，卽甜亦膩而俗，不若帶酸猶耐尋味也。宋石曼卿善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常倅海陵，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可知口之於味，古今有同嗜也。（倅通判也）

今碑之坐獸，皆曰夔，非也。霸下也。夔，乃石碑兩旁者。

博物志：龍九子者，一夔，此獸平日好文，今石碑兩旁者是也。一蚩，此獸平生好吞，今殿脊上獸頭是也。一睚眦，此獸好殺，今刀柄上龍吞是也。一霸下，此獸好負重，今碑之坐獸是也。一狴犴，此獸好訟，今獄門上獅子是也。一囚牛，此獸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之獸是也。一白澤，此獸好坐，今佛座下獅子是也。一蒲牢，此獸好鳴，今鐘上獸紐是也。一椒圖，此獸好閉，故立於門上。凡九種，皆一龍所生子也。（蚩，吻一云嘲風，好險，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白澤一名狻猊）

戊戌歲臘月，澧溪陳行鎮大木橋下一糧艘，恣意泊橋旁，爲便於上岸買物，居人及本地泊船者苦之，莫敢何。一日篙工偶纜橋柱，黃昏旋病憤憤，狂叫瘡瘡，鞭背臂甚痛，并言橋可爾犯耶？遂解纜泊於野岸，病霍然。咸曰：橋有鬼神也。按莊子：沈有履，窳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西陽雜俎：井鬼名瓊，廁鬼名項天竺。（一曰笙）輟耕錄：錢義廟神，李赤廟鬼，均未載橋鬼橋神之說，誌之俟考。

俗以見白鼠爲吉，謂是獲財之兆。唐史董龍家貧，里人買牲祀社，命龍撰文以祭。分胙衆不與，龍逐龍出之。龍造泥牲以祭，將焚文，有白鼠銜文入穴，掘之得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共取。縣令奏聞，旌其閭，名其社曰董龍社。

黃浦之闊不三里，而潮勢洶湧，近海也。雖善舟者，恆患之。閔行鎮每端陽並前後數日，爲龍舟水嬉，遠近觀者雲集。今歲五辰刻，浦南開港西何家渡附近，衆村人渡浦往觀，時潮駛風猛，登舟張帆，倉猝未下柁，舟遂覆。舟中四十一人，溺死者三十八，內舟子三人，免者一連日沿浦尋撈，僅得四屍餘，葬魚腹。此亦一小劫也。閔行鎮在浦北岸，聞初四日將昏，南岸人多有遙見北岸白衣者無數。又是夜，其鎮巡司夢城隍神告以明日觀龍舟者多不吉。司官晨起，中戒徧鎮，而禍固不在鎮民焉。何家渡距鎮十餘里，舊傳其鎮龍舟本十三，嗣一沈於浦，弄舟者俱不起，故十二。往往波平風穩，張燈夜嬉，觀者數之仍十三焉，其亦死而爲靈乎？己亥五月識。

漢東宣伯聚浙江潮候圖說有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於海者，無不通潮。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翁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陰，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沈，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月爲陰，精水之所生，日爲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月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一晦一明，再潮再落，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爲也。因黃浦潮而節錄於此。」（邱長春云：四方大海潮流各異，聖功道力不可思議。楊昇菴謂錢瑋射潮潮退，元兵駐錢塘三日，潮不至，似有神司之。）

孔子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今之見譏於因小而失大者也。鄒穆公謂吏曰：「爾知小計，不知大會。」東坡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今之見譏於算小而不算大者也。何恢有妓張耀者，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耶？」諷有司以公事彈恢，今之算小不算大，而因小失大。

者也。

予懼圃蒲萄一株，因蔓爲棚，暑夏往往蛇踞其上，予過之必睨焉。故棚做不過丈，繁則裁之。又有紫藤架一，亦如之。聞物以類聚，藤植大率致蛇，蛇團臥曲行，藤植亦屈蟠委蛇者也。段氏廣動植篇，貝邱之南有蒲萄谷，蒲萄可就食，取歸者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遊至此，持枯藤還本寺，植之遂活，高數仞，蔭地十丈，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璧，時人號爲草龍珠帳。予偶閱此，笑曰：「是蒲萄者，果仙種耶？造物噓枯之幻，至是宜其龍而不蛇耶？」乃草龍珠帳錫號殊佳，辭家羣玉可採已。

江南果實，櫻梅枇杷李桃橙柑柿栗外，俱不及他省，山西蒲萄往往種皆成畝，顆大味甘，勝南中遠甚，予親歷知之。茲予所植得之戚好家，略亞山西，亦吾鄉僅有者，惜析其種甚難。

昔懼園中草堂落成，偶自題楹聯，丐湯雨生先生書之。先生爲序於上云：「青坳詞兄，萬里還鄉，結廬村鷗，蒔花種竹，疊石疏泉，與二三野老閒話桑麻，致足樂也。頃以試事過訪白門，以自製楹帖屬書，予以知君之樂在于知止，慨予亦倦鳥飛還，而無枝可棲，平生胸臆萬廈，至此真堪一笑，故人相對，能無羨且妬哉！」友人見之，歎曰：「此老無愧名士矣。以爲可妬，明其羨甚，自言其妬，妬何有焉？則其平生愛才雅量，又可及歟！然世之往往有妬，亦殊令人不平。」予曰：「何不平哉？必己之才詣，與彼無甚軒輊，彼始妬耳。果其灼然翹然，足服其心，亦可俾之轉妬爲羨，即如桓溫尙南康公主，平蜀後，以李勢女爲妾，主聞拔刀往斫，及見李膚色玉曜，辭復悽惋，乃前抱之曰：『我見猶憐！』蓋婦人多妬且然。左太冲作三都賦，陸士衡聞之，致書士龍曰：『俟其成以覆醬甕。』後見賦絕歎伏。閻伯嶼欲誇其培吳子章才，令宿構滕王閣序，盛宴請賓僚序，至王勃不辭，閻恚甚，吏報至落霞秋水二句，歎爲天才，然則不患妬己者也，患無以化其妬耳。至或有遠不逮己，彼且好爲排竿，誠卑不足道，何傷於己？祇益其陋，又何不平焉？」友然之。草堂楹聯曰：「花鳥無多，能領自足；神仙非易，得閒便佳。」

松江婁縣某村，一少婦獨往母家省視，蓄一狗隨行。及返，日暮，路經荒廟，有惡丐七人，扯婦人，奸污竟夜。婦無如何，但云俟我歸取爾輩命。丐懼，刃死婦，斷其首於供桌下，揭起地磚埋蓋之。又將屍身縛以石，沈之野溪。狗俱熟視焉。時正黎明，狗奔到家，撞門哀叫。屍夫開門，狗嚙衽拽往，咤之不捨。見狗雙淚交流，嗚咽慘戚，訝其故。隣人曰：「但隨往。」狗捨衽，運行甚疾，進破廟，閱無一人。狗力掀供桌下地磚，爪牙並用，夫驚視首級，婦也，猶疑。旋往其母家詢之，彼此大駭而慟。因向狗云：「屍身何在？」狗唾然而走，尾之到一溪邊，望水跳號，遂覓鉤竿鉤得之。事到官，亟飭捕者，偕屍夫并狗往各鄉市緝犯。到某鎮，丐者數人，絡繹乞錢，中有三人，狗一咬其脛，拘送官嚴鞠得實，丐並言見狗隨婦云。餘丐尋亦捕獲，申請梟首示衆焉。官賞狗錢五緡，給屍夫買肉餉之。道光戊戌五月間事，得之鄉里傳說。（秦法斬敵一首，賜爵一級，因有首級之稱）

詩文自注，本桐柏宮銘。（歐公譏元微之非法，金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自注出處）

今村塾中農家童豎，什什伍伍，成羣聚讀。每至四五月八月九月，耕獲忙時，往往在家守望門戶，疑草澤之鄙習也。攷唐制，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乃知此例有由來矣。

世俗村師，每屆冬至，則館事畢，曰散學。或課至臘月杪，則另有資贈，謂之冬學。困學紀聞：古者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亦言村塾事也。

今之鄉會試，主司進院，衆士子隔絕。攷夢梁錄：載宋時禮部試，知貢舉官下簾出題，士子有疑難處，卽於簾外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云。則後代關防，較昔爲嚴矣。（夢梁錄：宋元時錢塘吳自牧撰）

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爲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謂之上請。本朝旣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瀆，始詔御藥院具試題經史所出，模印給之，罷上請之制。」

（景祐宋仁宗年號）

今殿試第一甲三人，狀元榜眼探花，士人狀元而外，不誇榜眼，爭羨探花，豔其稱也。攷秦中記唐進士杏園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東軒筆錄選最年少三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是昔之探花，原非專指第三人。今異也。又攷狀元之目，始於唐爲進士第一人，然第二三人亦稱之見周益公省齋文集，今則非大對第一人，不稱也。宋時以第二人爲榜眼，然第三人亦稱之見王元之小畜集，送朱巖詩，今則非大對第二人，亦不稱也。（省齋文集有回姚狀元顯啓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啓第三人李狀元寅仲啓小畜集有送第三人朱巖先輩從事和州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二條近見錢氏養新錄）

上海縣二十九保四圖金家巷衣匠朱鳳，每出裁縫，病歸僵臥，或一日，或兩日，既蘇，則云奉王家廟（廟在淨土寺旁，距金家巷二里許）城隍神票，飭同傷司薛大兄弟往挈某。又嘗云：「人有不易挈者，用我也。」訪之都信一日病臥，經三晝夜方醒，問之曰：「往龔家宅挈喬雲龍，其人勇狠，難遠近身，跟三日。昨傍晚，伊肩物往油坊去，行至鄭家橋北，一草履脫，乘其鞠躬結履，舉大鐵尺力擊其背，拘之，今死矣。」頃之適龔宅近隣人來傳說：「雲龍昨夜大呼背痛暴死，背有黑痕云：『龔宅距金巷五里。』」又一日，朱鳳有從兄某，路經秀才浜橋，忽一臂痛甚，歸告鳳，鳳曰：「兄犯傷司船，被打一篙，須往王家廟禳之。」如其言，即愈，故人皆稱鳳爲活傷司。然其初數年有拘人事，必告人後諱之，謂曾被城隍神訶斥耳。去年戊戌冬，故七十餘歲。

雲龍好使酒，兇鬪會與屠夫金永本有隙。一日永抽刀直刺雲腹，雲急挽刀，彼此力奪，刀與柄拔分爲兩，永握柄，雲握刀，雲五指見骨也。又一日，隣有與人鬪者，邀雲助鬪，雲脫新購氈帽，值錢六百餘，將帽頂塞口，咬一空。如盃大髮辮穿空，繫盤其帽曰：「如是出鬪，不愁落帽。」鬪黨俱目而駭，主人壯之，其平生兇狀類如此。

京口銀山，其緣江石逕崖壁隘東處，跨一石於上，鑿昭關二字，人謂此伍子胥囊載在之昭關也，非攷江南通志昭關在和州含山縣小峴西，蓋春秋戰國時楚地也。兩峯聳立，爲廬濠往來之衝，其口隘險，可守禦，是則子胥之所

過者已。

婦女脚尙織弓，裹脚纏脚繞脚恆言之，間言紮脚。陶九成云：「道山新聞載李後主宮嬪皆娘，繞脚屈上，素襪舞雲中人皆效之，以織弓爲妙。以此知紮脚自五代時方爲之。」按韻書，紮纏弓肥也，則脚小宜弓，紮字較切。

近年江左男子所佩巾囊及瓊履等物皆好白，婦女之首飾裙袖尤甚，并見省垣妓女有縞素其襦袴而略施綵緣者，不知肇於何人，辛卯歲今己亥歲，江水浮涵，金陵一帶幾于懷裹，死者棺隨流水，生者屋栖魚鱉，聞安徽等處又多厄於蛟禍，蘇松則饑饉頻仍，計數載中，癸巳特慘，閭閻鬻男女，委溝壑，刼奪格鬪，所在皆是，攷魏武帝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恰，齊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髮，幘又爲白，蓋議者以爲皆凶喪之象，所謂服妖是也，當事者可鋤其習已。

江南省試，凡卷首書身家等事，均僱慣書宋體者代之，既無錯誤，通場亦得字體一例，自來已久。今己亥歲秋賦，特令士子親寫，慎大典也。攷宋眞宗時，貢院言進士所納公卷，考校無準，請自今令舉人親自投納，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將來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家狀書體不同，並駁放之。據此則今之嚴密，適與之同，或卽倣宋例也。

士子應試，每苦添註塗改之例，往往有極快意文，而於文尾未及題明者，遂成違式棄置，良可慨也。然其例唐宋時已然已，其法莫妙於每篇稿後，微粘一簽，以爲標識，謄寫到此，自然觸目驚心，不至倉皇輒接謄下篇。及既註明，添註塗改字樣，隨揭去粘簽，如是斷無誤者。

洪容齋引胎子錄，寫試無誤筆，題其後云：「並無楷改塗乙。」注有卽言字數。又元史塗乙注五十字以上者，不考，按不考卽今之貼出。

予素爲癱疾，年五十二，右臂鉤及頸後患之，隣人語以當用生大黃根，濡醋擦。如其言，兩月而愈。越四年，又患左

臂鉤，前方不效。或曰：「癬無正方耳。」因購得十餘方試之，略無驗者。忽家人云：「聞柏油可。」旋抹兩度，剷除。凡用二方，膚色俱完好，無他痕，知無正方之說非誣也。西陽雜俎載阿勃參出拂林國，樹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價重於金云。此予所未及購者，信然是癬亦有正方。千里明光草，產蘇州洞庭山南，瘋癬及痧症，受風而癢，用以煮水薰洗，便愈。

婦女服飾華靡，莫過吳中，邊鑲既闕，加以鬼子欄杆。近又有較闕者，芙蓉邊牡丹邊等名目，尤闕至二寸許者，謂之旗邊，縷金織綵，爭新鬪麗，不計工費也。惟攷深衣圖，有義欄之制，是卽今之衣邊鑲緣，則所謂鬼子欄杆者，鬼其產，欄其式也。附於鑲緣之上，似猶近義欄之意，然已病其蛇足，况侈於是乎，暴殄何如。

金玉條脫，飾臂尙已。今又以紅瑪瑙珠貫絲成釧，尤爲鮮炫，殆本古朱腕繩而靡之，蓋以朱縷纏臂爲媚也。王節信潛夫論有截絲纏臂之說，梁昭明烏棲曲「江南稚女朱腕繩」，李義山宮中曲「蠶縷茜香濃，正朝纏左臂。」

地高於北而卑於南，宋羅莘亦云：「淮南子有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積蘆灰以止淫水等事，世遂有鍊石成霞地勢北高南下之說。」又云：「地勢高於西北，故良位之。」式鈺初俱不甚信，謂無以準之也。後客太原，返爲汴梁之遊，歷太行絕頂，頂豎一碑曰：「晉豫分界。」緩轡縱目，南豫境俯山根，不知幾千仞，城郭如村樹如薺，馬牛如田鼠，北晉地及山腰一切，猶堪彷彿。始以曉愈北愈高，而愈南則愈下，斷然焉。

南匯縣杜行鎮張曙園名襄，少孤，爲人恂恂，靜如山凝，善事親，敬養兼至，經年持齋禮奉，以壽母。母每上下其樓，必躬親扶負，慮家人輩不謹也。兩載前，又以刲股愈母疾，母今七十一齡，轉健。客或有詢其事者，曙園徐答之曰：「未有也，亦以告者過耳。」蓋不欲人揚其事也。視侄猶子，侄之子猶孫，不析居，平生兼好濟人困，雖在兇頑，皆鵬然服其德。子英而厚，業儒，將應試，積善餘慶，可云有後，則是人足光史乘已。予並喜曙園好講實學，工書，嘗有題其援琴圖詩，道光庚子二月記。

嘉慶間，上海二十一保二十九畝農人榮大觀弟國林廷竟稍蓄資產，既析爨，大觀無子，夫妻並故。國林子一，廷章子二，一嗣大觀，長婚事既邇。大觀遺房二間，其一爲國林用者，可爲寢室，與論不允，還其夕，讎媒將娶親，故畢集國林婦，恐衆忿難爭，并其牀帳什物，運置於內，攜子扃臥，廷章無何也。正躊躇間，見門開闐然，徙物已空，傳知堂上衆賓，衆賓忻然，競爲大觀子安就洞房，同觀花燭畢，衆故昧彼自願還房之速，有隣童目覩知之，謂林婦扃臥，卽顛其子啓戶，婦橫地瞪目，屢稱還我房，其家惶畏，還房而顛愈焉。予聞之，乃嘆曰：「嗟乎！此死者有靈也。」或謂大觀夫妻在時，國林婦素不與睦，不然，恐此夜新郎婦非於雞柵旁，卽豕圈畔矣。愁多歡少矣，誠可憫，誠可幸！

黃浦鄒家灣，蔣左弼父某爲販棉花，經商常熟境，私一孀婦，得千金，贈訂爲伉儷。潛挈婦歸，舟經唯亭鎮北大湖，弄舟者某，父子兩人也。蔣私語舟子，將來事洩奈何？與謀既決，授舟子白金二百兩。維時蔣四顧汪洋，皆無帆檣，誘婦出艙，推婦入水。婦於水中立起，緊把船旁護水欄，舟子刀截其指，沈水底死。此嘉慶初年事也。蔣得銀後，不數年，脂田第宅，耀於鄉里。蔣故道光初，蔣傅近復有賣棉花船到常熟，歸時一客附舟言，往東鄉老友蔣某家，音微，女既近蔣宅，舟子指點上岸，瞥不覩矣。因看向贈舟，價錢二千紙也，駭告其子左弼，遂設位奉祀。蓋左弼素亦略知乃父謀害事，意此報復，客女鬼也。未幾家中相繼得病，屈指四十日內，巫醫盈戶，羽士青詞，縑流佛事，鐘魚香火，喧喧無已。左弼夫婦子女，連斃五人。於時最異左弼，女方詔年，無故臥牀，冥冥淹淹，帳中每作一微笑，矚睛搖鬢，春風滿臉，天桃遜其冶，笑定卽面灰而喘冷，百計喚救始醒，如是日每三四也。數日後，叫苦呼冤，備訴溺害事如前。牀頭懸一天師像，女曰：「是廢紙耳。」瀕死，又云：「俟盡剷根株，再問弄舟者家也。」今左弼僅存孫一家，道十落八九。或曰：蔣女微笑亦孀婦之夫在。

坊人泥刀，以琢甄塼牆壁，故鐵質之堅逾常。澄溪口孫姓一宿棺，甄厝圯損，邀匠重厝，撤舊厝棺灰。匠見屍衣帽無恙，異之，刀撥其衣，衣亦灰而刀已環矣。匠蹙蹙顏微，但易刀治厝，至晚畢工，噤無一言。觀者咸謂鬼能屈鐵。

莫平於水，匠人求高下至平，則以水準之，謂之打水平，匠之巧也，非起於後世。吳澄虞書瑤璣玉衡說：地平之下，槩以龍柱四，植於水槽上，一名水平。周禮：匠人水地以縣，淮南子：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用而求之乎？澆準注云：「望水之平。」漢書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注云：「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水至平故準从水从隹）

文昌廟文昌閣，塑像其中，世儒多敬禮之，乃爲文昌會，羣居終日，聚錢譁飲，其猶醮也。甚者優童歌吹，盲者彈詞，輒至深夜而散，意可邀福於神，增才慧，取青紫也。風俗通義云：「周禮：禋燎司，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汝南郡多祀以臘，率以春秋之月。」則據應劭云，文昌之重，漢世然已。

袁簡齋辨文昌魁星曰：「史記云：『斗魁戴匡六星，』文昌宮是兼上將次將諸星而成一宮，義取諸宮室，非主文學。故漢尚書省比之文昌天府。魏有文昌殿，唐段成式張籍俱號文昌。宋龐元英在尚書省，記所見聞，號文昌雜錄。道家妄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強以梓潼神爲降生之人，不已謬乎？甘氏星經：魁乃主獸之官，史記奎曰封豕，一曰天豕，主武庫，于文學無與也。所以訛者，林靈素以東坡爲奎宿，路史倉頡觀奎星圓曲之形而造字，主文之說，自宋始耳。」

王氏見聞記文昌生晉時張氏，跨白驢，棲蜀之梓潼。

嘗見官署中堂額清慎勤三字，蓋康熙二十一年，遵御書頒各督撫者，取司馬昭戒長吏語也。人知三字官箴切至，而未及知古人矢口，輒復成韻。

予醜溺器，金陵肆有合古製者，將買焉。一友人曰：「破猫固佳。」予曰：「非也，虎名虎子。」友請故事，予曰：「漢朝以玉爲虎子承漚，故名。李廣獵得一虎，以其頭爲枕，鑄銅爲虎形作漚器，見西京雜記。」又問山西呼虎山大王

猛乎予曰：「然，抑亦尊之。說文云：『山獸之尊也，凡物之長王目之。』嚴君平注老子有云：『天地億萬道王之衆靈赫赫，天王之傑有穴處，聖人王之羽者翔虛，神鳳王之毛者蹠實，麒麟王之鱗者水居，神龍王之介者澤處，靈龜王之百川並流，江海王之。』予又按蟒爲蛇長蛇王，蜂有長蜂王，梓木王，蘭香王，牡丹花王，復有王瓜王，芻王，犇王，女王，鮪王，睢王，父王，缺，蜴王，鱣之類，又人之大父母亦曰王父母。友問何謂王女？予云：『爾雅釋草蒙王女，注云：『唐也，女蘿別名。』女蓋蘿大者，見唐石經，今本多作玉女。』

兩生先生官揚州時，偕諸詩人扶鸞，仙降書自言瑤池侍女許約翠，同人日與仙唱和。仙往往夜間又自書其詩於玉簪花葉，納之硯下，喜葉紋似烏絲界也。又贈各詩人一詩，記其贈先生有云：「鴉嘴撥開三徑草，馬蹄驚動六街塵。」二語極爲雅切。蓋先生忠孝之裔，蔭職爲官，所到處必爲園，以彈琴吟讌其中也。今解組買山，白下林泉之勝，又過曩時矣。

吾邑二十一保二十七畝陳宅鬼仙，夙聞之未詳。茲其近隣趙士觀弱冠鈍樸，傭予家，譚其事云：「今陳銀觀母某氏，故時六十餘歲，距今六年。其鬼到家，歲率一兩度，或隔一兩歲，空中問答，靈響如生，家人等已不怖也。每路遇隣人於路旁，稱名問安，人輒駭之。鬼於其家嘗自言遠從鬼門關來，奉差挈人，并其地甚苦情事，偶索食薦之道好。去年（己亥）夏，其家男女出耕，鬼在田中，予聞往聽。鬼稱予土觀，予笑，鬼云：『勿好笑。』遂彼此寒暄數語。頃之謂其家人，我回，柳爾等當回家飯也，耕傭無不聞者。往往二三日便回鬼門關，來時聲喜，去時聲悲，必囑其家人曰：『爲善毋惡，陰司有簿記之。』」

一日陳宅近隣金姓，亡一鴨，鬼方回家，請道偷兒，鬼令餘人悉出，語之曰：「是爾，即彼某田中埋之，有跡可尋，斷勿詬任也。」果驗。時緣其任窳於偵，鴨既殺不烹，故潛藏於野地。厥後其任愧悔，非復偷。然家中未免洩言，外人議之，至今遇事有關者，鬼籍口焉。

宋史黃庭堅所書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高宗頒州縣刻石，袁質甫鑿牖間評載今州縣戒石銘，太宗取孟昶戒百官文，使刊之州縣庭下，庶守令不忘戒懼也。或者于每句下各添一句云：「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喫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其無狀如此，竊念袁書此何耶？真謂或之無狀耶？慨之也！然斯銘也，昔但勒石置之庭下，今皆堂前坊牌書之矣，豈不尤易觸目歟噫！

埠頭之埠，同步，步水際也。又泊船所也。又籠貨物，積販商泊處也。竊謂步字頗古雅，言瀕水可步也。埠則有高阜財之義，除商賈噴集之所，不妨從埠。自餘如江步、醫步、三家步（統稱）又魚步、龜步、瓜步（吳地）靈妃步（湘中地）邀笛步（金陵地）之類，均宜從步。

童蒙習書以影格爲映格，非。六朝人以雙鉤爲廓填，嚮揚爲影書。北史周明帝令趙文深至江陵，影覆寺碑，皆作影。（廓填影書見潛確類書）又云嚮揚者紙覆其上，明窗間摹光映之，今作映或卽本此。

近予飯時，輒塞胸不下，苦之。或曰：「卽箸戳飯碗底，固通其噎。」試之果驗，亦以知醫之爲言意也。

或問衙署前粉壁畫貪何說也？予曰：「未知所本，唯按貪饕之義，山海經抱鵝，郭注云：『卽饕餮，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袁質甫云：『還自齧其軀。』呂氏春秋先識覽云：『有首無身。』然則俗稱貪卽饕也。」或曰：「誠示警，蓋有首無身乎？」予曰：「大抵示像設教，爲中人地上智無用此爲，下愚雖窮形盡相無益也。今此中材見之則思，思則有不忍，并不敢矣。且爲士夫示警，宜稍醞藉，未便太不雅馴也。」

今人以號行，古人鮮有號，以字行。袁質甫云：「禮記孔子父叔梁紇，字叔梁，稱字在名上。孟明視世族譜以視爲百里奚之子，名視，字明孟，正與叔梁紇同。」式銓按今人詩文稿題中，書人先姓號，下注名，又凡詩箋往來箋，末自書號，再以姓名，或不用姓，殆皆古人例矣。

鼓去聲，俗呼平聲，誤說，文配鹽幽未也。徐曰：「幽謂造之幽暗也。」予以徐說爲費解，亦欠理，恐是緘藏於器之

謂。今案楊用修云：「幽菽幽閉於甕盎中，冥果蜜煎果，以銅青浸之，而冥於缶中。」此解了當矣。幽冥二字，較酢藏鹽藏魚之藏，尤覺新妙。

三蒼解詭字云：「醜冥果青色也，音青去聲。」

史記貨殖傳鹽鼓千合，前漢貨殖傳鼓（賣鼓）樊少翁王孫大卿。

世有不食鯉者，謂可化龍，故臆說也。唐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不得喫，號赤鱗（音混）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唐姓李音同鯉，故嫌稱之）一說唐制賣鯉賣蠶者皆杖六十，緣鯉朝日蠶朝星，食者有禍也。二說未知孰是。然後世不食之由，實原於唐，固不以鯉能度禹門也。

以武藝授人者，稱拳教師。蘇州某縣謝元龍，每年聚徒數十，稍得其傳，稱雄於時。一日謝謂諸徒曰：「予有女亦習技，今且試之，爾等與對校，倘不勝而退，相繼可也。」因喚女出，時女年十五，雪面朱唇，瘦腰纖足，居然儒門秀媛。從容與諸人相見畢，謝命婢取一籌，置堂中，几椅等物，移聚堂隅，曠如也。女便脫外衣，剩著窄袖小紫綾襖，繡鑲杏黃薄綺裙，峭豔奪目，跨入籌筵，斂手向外，正立曰：「願諸兄賜教。」諸人私付，似此弱質，縱藝高，烏當吾輩一出？手謂師曰：「妹年幼，未可校也。」師曰：「儘爾輩能，雖傷不罪。」諸人皆二十歲許，一人藝稍次者，超距送拳，離女身尺餘，不覺脛上有觸，退跌於地，數步外矣。又一稱最趨悍者，繼之，復如是。自餘乃俱，吐口舉舌不再前。女出籌筵，套其外衣，遂辭諸人進內，見雲轉飄忽，移步如飛云。諸人竊怪其身手凝然，能器中跌人之故，問於師曰：「此卽名裙裏腿也。」旋配一茗穎文秀才某，十六歲，後秀才亦知搬武女，更漸能詩畫。

以足舂人，搬武家謂之起腿，此裙裏腿當不減李全妻楊氏梨花槍矣。

以鹽水扶器，異姓滴血於中，亦融，近聞吳中一詔師，通當事左右爲之。

茗碗載以槃，便於執熱，北方謂之茶船，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盤。」

世重張天師以爲能符呪召神，可制一切妖魔鬼怪也。蓋本於漢之張陵，一云張道陵。袁簡齋隨筆曰：「天師之名起於元魏，太武皇帝爲冠謙之作，天師道場，宋劍南太守林積勅天師爲漢賊，其教稍衰。洪武初，太祖亦下旨革去天師之號，稱真人。本朝乾隆七年，左都御史梅穀成奏革天師之號，降爲五品真人。」式鈺按天師二字，已見內經，黃帝與歧伯、雷公、天師諸人，相爲問答，其稱道陵始元魏耳，誠何以堪之？

道家言張陵字甫，留侯八世孫。漢建武十年生天目山，拜江州令，棄官隱北邙山。章帝以博士徵，不起，上龍虎山符錄，以殺鬼過多，遲九年上昇。一統志所載略同。李膺蜀記張道陵病瘡於邱社中，得呪鬼書，入鶴鳴山治鬼。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喻，子衡尋尸無所，遣從子魯爲嗣，以惑天下。漢劉焉傳順帝時，張陵學道於鶴鳴山，造符惑民，受道者出米五斗，時稱米賊。傳子衡，衡子魯，自號師君。三國志亦云：「張魯母常往來劉焉家，據漢川爲逆，後降操。」此卽隨筆所引。又云三官者，張魯爲五斗米賊，禱者令書姓名，一上之天目山，一埋之地，一沈之水，號曰三官，見劉焉傳注。式鈺按今三官廟得叨香火費者，莫知爲米賊之遺。

世間婦女言竈神每月上天，奏人善惡，故與人仇。竈謂之有求，竈禱之。又歲杪買餠擇穀草之實，製焙和之，俟新歲客來佐茶，故買餠於臘。臘月二十四日，餞竈神上天，遂用餠薦時義也。乃謂恐神訴惡，藉膠其口，何鄙說之可笑乎？然俗之爲惡，概可想見。

夢華錄：年夜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抹竈塗門之上，醉司命，蓋猶吳俗以餠膠口之例。

酉陽雜俎：諾皋記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女六，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竈神又名壤子。

路史：蘇伯吉利（顛頊之後）是世祝融妻，死託於竈。（妻姓王，見許氏五經略義）
莊子：竈有髻（竈神名）

婦翁丈人也，稱爲嶽父，女婿稱爲小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嶠，故泰山有丈人峯，遂稱婦翁爲嶽父。嶽有嶠，嶠婿形類音同，故稱女婿爲小婿，而婿或因之从土旁。至丈人之稱，實本於單于稱漢天下我丈人行，蓋其時單于之妻漢女也。

語寶

操我土音，雖俚而質，汲古注茲，淘其髣髴。

鮮潔，荀子以出以入，以就鮮潔。（孔子言水也，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潔）

新鮮，太玄新鮮自求珍。

標致，因話錄李約于叔錡坐讚招隱寺標致。錡曰：「何如州中？」對曰：「所賞疎野耳。」文獻通考載花翁集一卷，陳氏曰：「孫惟信撰在江湖中頗有標致，善雅談，尤工長短句。」

嬾（子庶切）嬌也，俗呼如趣，嵇叔夜琴賦或怨嬾而躊躇。

斬新，傳燈錄洛浦禪師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師百棒。後大悟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杜子美詩，斬新花蕊未應飛。

鏃新鏃鏃，新世說謝尚道王修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蛙角頭，白樂天詩，「擣練蛾眉婢，鳴榔蛙角奴。」蛙角指童子言，詩齊風所云總角丩兮者也。吾鄉唯小娃然，呼

若凹閣頭，或作丫角，衛風所云總角之宴是也。

結椎頭，呼若鴿椒頭，陸賈傳尉佗魑結箕踞。注云：「魑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予按世俗好般武者，每繞髻一

撮似椎，則結椎訛爲鴿椒耳。

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陶南村云：「不特今世女子之笄，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男子之冠亦謂之上頭，見南史）

娶婦家凡親族婦女，與新娘相見，必有贈物爲禮，名繫臂，向昧其義。偶閱侯鯖錄云：「杜牧詩，絳綉猶封繫臂紗，後學不解。嘗見段成式高古錄，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色者，以緋綵繫其臂。」今定親之家，亦有云繫臂者，據侯鯖錄，引是繫臂。今更借言之，繫讀計，約束也。維也。至如易繫辭，周禮以九兩繫邦國，綱系聯綴之義，俱讀系。」

清白見諡法。方朔有云：「服清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楊震云：「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桓帝時童謠云：「寒素清白濁如泥。」（諡法清白守節）

明白了然也。老子明白四達，墨子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史記秦二世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東方朔七諫行明白而曰黑矣。風俗通功實明白，鷦冠子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譚子化書禮明白之謂也。蘇味道云：處事不宜明白，模稜持兩端可矣。並見周易本義，尙書敘詩小宛傳，馴傳，孟子孔子在陳章。）

歪斜，白樂天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天斜。」自注：天音歪，收九佳。按此則天即歪，然歪俗寫當從孛，注亦沿訛。壓捺，白樂天刺杭時，答元微之詩云：「嵌空石面標羅刹，壓捺潮頭敵子胥。」

倔彊，史記陸賈傳：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路史帝嚳之世，涼風至而陳靡，太白高而轉戰，然後屈彊惠命。

嚳呼，卓茂列傳論雄豪方擾，嚳呼者連響。

咆哮，大雅蕩作魚然，或云是狍鵝亦通，蓋兇暴之物。山海經鈎吾之山，有獸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曰狍鵝，是食人。（郭注即饕餮，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袁質甫云：還自嚙其軀，呂氏春秋云：有首無身）

軟弱，世紀帝處（音致）軟弱，唐侯德盛，諸侯歸之，乃致禪。漢王尊之子伯爲京兆尹軟弱。

寒酸，正字通野人曰寒酸。唐鄭光祿勳舉引寒酸，士類多之，俗作寒酸誤。

腴削，董仲舒傳民日削月腴（音鑄縮也）今云腴削剝削也，削呼若消，正韻亦音笑，而無平聲。

縮胸謂畏葸不前也，漢五行志王侯縮胸不任事。

厭禱，唐德宗時，郃國大長宮主素不謹，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

爛粕，不振精神，廢務也。莊子古人之糟魄已，夫音義司馬云「爛食曰魄。」一云糟爛爲魄，又作粕。

糊塗，朝野僉載郭務靜（滄州南皮丞）糊塗通鑑續編端糊塗（或人言呂端也）

上天，史記孔子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枚叔上書吳王云：「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

天。」

婦人哭夫曰天，左傳注，女在家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夫着妻之天。（蔡伯喈女賦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

所天，柳子厚祭六伯母文二十移所天注云夫死故曰移）

天，莊子人間世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謫人死曰歸去，通鑑前編禹濟江南，黃龍負舟，啞然曰：「我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列子精

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又云：「古者謂死人爲歸人。」（莊子老聃曰魂魄將往，乃身從之

乃大歸乎尸子老萊子曰人生天地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史記鼂錯傳錯父謂錯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

歸矣遂飲藥死）

謂少壯之死爲不順，老者爲順。莊子養生主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注云：「理當死也。」

斲削而傷之曰椽喪，見詩正月傳。（當本左傳斲喪公室）

刻薄，商君傳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世說衛江州（名展）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消索，論衡偽死篇死者精神消索。

咽切，杜牧之詩：「戍邊雖咽切，遊蜀亦遲迴。」

粗疎，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

輕猾，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傳論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屈同倔）

輕趨，（綺驕切）張平子西京賦：「非都盧之輕趨。」（都盧國在合浦南，其人善緣高趨，善緣木之士也）

託付，諸葛孔明出師表恐託付不效。

煩勞，陸士龍與平原書，但作之不工，煩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

不敢當，莊子讓王屠羊說（說屠羊者名）曰：「說不敢當。」史記衛世家子郢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當。」

不相干，淮南子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論衡男女不相干。

不入調，謂語默舉止不合時宜也。按南史劉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此可以爲不入調之調一證。

不值一錢，史記灌將軍夫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值一錢。」（宋盧多遜屢譖李昉或以告昉，昉曰：「

與我厚，太宗嘗語及多遜事，昉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不值一錢，昉始悟，帝益重昉。」）

不分阜白，漢李膺謂鍾瑾曰：「弟何太無阜白耶？」

一竅不通，呂氏春秋孔子曰：「此子若一竅通，則不死矣。」

塞竅者，窺人於微，不招嫌疑也。鬼谷子摩篇：「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竅。」（同竅）注云：「臣事君貴於無成有終，故

微而去之，若己不同於此計，令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窳。」

擅場，張平子東京賦，秦政利鬻長距，終得擅場。

中有所貪，事在此實意注彼，曰貪圖非也，憚悚也。中有所欲，躍然欲試曰心癢，即癢心也。淮南修務訓治由笑目流眇口會撓奇，牙出齧齟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悚癢心而悅其色矣。（注憚音貪欲也楚辭及馮衍賦作懼由正字通音妖冶由女子笑貌）

醉心，莊子應帝王列子見之而心醉。（謂迷惑于神巫季咸之道）

氣蓋言氣象可蓋一切也。項王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季布列傳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元平南將軍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東坡書孟德傳後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

體面，殆本司馬溫公請貢院逐路取人云：「朝廷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

魁梧，留侯世家，魁梧奇偉。（梧去聲卽悟）

按梧亦借讀平聲，陳子高詩，府中賢尹計魁梧，杜子美詩，魁梧秉質尊。

嗾，憊也，隱假人洩其私忿也。如宋韓侂胄欲逐趙汝愚，嗾胡紘劾之，葉李上書詆賈似道，賈嗾林德夫告李泥金飾扁不法之類。然嗾實使犬，左傳宣二年，公使嗾夫蔡焉，則任嗾者亦猶犬已。

搯，（則加切音渣）又上聲同，搯取也，搏撮也。墨子搯格人之子女，方言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搯，張平

子西京賦，攬拂猶。

搯（音苦洽切說文爪刺也玉篇爪按也）世說顧雍以爪搯掌，魏程昱傳邊人搯之，晉郭舒傳搯鼻灸眉頭。（

顏氏家訓摘供廚)

攪(音列)折也。莊子胠篋篇攪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打呼若摘，歐陽公集古錄打字以音義言之，當爲丁歷切。(摘音丁歷反，搥也。擊也。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上，銅丸以摘鼓。)

毆人言搥，猶衝也。左傳魯敗翟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搥其喉，以戈殺之。

投擲曰敦，呼如答，詩王事敦我，音堆，今呼入聲誤。

物用充足曰够(音遵亦作夠)，左太冲魏都賦繁富夥够，不可單究，俗作穀非。

區僭(音遏肴)區大呼用力也，見集韻。僭痛而呼也。顏氏家訓(原注下交切)音羽罪反，北人痛呼之，于耒反，南人痛呼之。

阿瘡瘡(音威)喊聲也，輟耕錄載淮人寇江南，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又引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

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或作務)

失色，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三軍之士，靡不失色。」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

放出，貢禹傳放出園陵之女。

搭(音塌)以手措物也，見篇海。

掩埋曰盪(音語入聲)亦作盪。博古圖周有交虬盪，蓋鼎之盪(音盪)也。(瑣碎錄海棠花欲鮮而盛于冬

至日早或以盪過麻屑糞土壅培根下)凡物轉面上而面下伏者，爲盪，說文云：「覆也。」

斥人委靡不光采，爲遁人。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壽二名三位四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

與人優謔，呼窮困。（音蹇，閩人呼兒曰困，音若宰，顧况云困別郎罷，心摧血下，今吳中呼若暖平聲，亦呼兒童也。）三水小牘：湖南觀察李庚，女奴名卻，要美容，止巧媚才捷。李四子皆年少狂俠，欲烝不得，嘗於清明節夜，卻要遇長子持之求偶，卻要曰：「可於廳中東南隅竚立。」又逢二郎調之，給令東北隅相待，遇三郎令待西南隅，遇四郎握手不可解，亦給令待西北隅，少頃，卻要密然炬，疾向廳事，豁雙扉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四子皆掩面而走，貧兒卽窮困，此亦調之也。（古諺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且過桐子花，又諺云：霜淞如霧淞，貧兒備飯甕，北史齊後主於華林園立貧兒村。）

罵人遊手好閑曰蘭了，非也。列子說符：宋有蘭子，以燕戲于宋元君，元君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注云：「凡物不知生，謂之蘭。」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蘭，此蘭子謂以技妄遊，義與蘭同。據此則蘭子者，遊民無常業，國之所禁也。今稱蘭了，子誤爲了耳。

客作，罵語也。然三國時，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是不過傭工之謂。

平者美詞，乃謂之平平，則無奇也。漢和帝時，西域都護班超年老乞歸，乃徵超還，以任尙代，尙請教。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尙私謂所親班君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陸士龍與平原書，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世說：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曰：吾家見二謝，傾筐倒篋，見汝輩來平平耳。）

無墨水，言文理不通也。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進士，考功郎中策賢良。天子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老實，輟耕錄：許魯齋欲雇一僕，能應對嫻禮節者，卻之曰：「特欲老實耳。」

不趨邪挾詐爲正經，詩君子陽陽章，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宋馬端臨曰：「夫子所贊之春秋，世不多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取出，故名曰正經。」按此則以目人似不類，顧別無可證。（孟子經正則庶民興，豈取而倒言之）

腐儒，子華子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荀子鄙夫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音婢）汙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黥布列傳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

僧謂之方外人，莊子大宗師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某遊方之內者也。」（黃潤云方矩也，出於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

世俗延僧炷釐，鐘魚梵唄，琅琅終日，謂之做佛事。三字佛家恆言，如維摩經維摩居士遣言衆香國願得世尊所食之物，于娑婆世界，施作（讀做）佛事，于是香積如來以衆鉢盛飯與之。傳燈錄六祖大師慧能母娠六年乃生，有僧來語曰：「此子可名慧能，以法慧濟衆生，能作佛事也。」（酉陽雜俎菩提樹云：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去，以爲瑞也。東坡十八大阿羅漢頌第九尊云：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東坡且屢用此三字）

事體，難蜀父老文，斯事體大抱樸子外篇明見事體。通鑑續編宋神宗時，太后曰：「事體至大。」孝宗曰：「恐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事體。」

刀筆，古云刀筆吏，不過刀以削簡，筆以書之之義。後漢王充傳：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又宋楊大年有刀筆十卷，劉子儀有刀筆二卷，何聖從亦撰刀筆五卷。當時楊劉以文章齊名，何爲詩稱簡重淳厚，其命名刀筆，亦可思矣。迺者人有訟屈於理，爲出其詭算，揮空成有，轉白爲黑，奮毫書狀，嫋嫋入聽。長官蒙焉，盆底冤不少人，遂目之曰刀筆。蓋鄧思賢之流也。是筆以爲刀，正以殺人，斯義兇甚也。嗟乎！彼徒以賄賂故，而甘於剝喪天良如是。關節，輟耕錄引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英父兄與英母相遞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又引李肇國史補總

錢進士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

關子，言緊要處也。唐書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興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爲八關十六子。注云：「逢吉親厚者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色目，記纂淵海唐太宗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名稀僻者，爲色目人，亦曰榜花。按此非今所云蒙古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見輟耕錄。猶中朝故事云：「長安參龍戶，觀水知龍色目。」乃今之謂色目也。

錢財，莊子徐無鬼：「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張儀有爭）
書套曰：封筒，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故今用紙猶謂之筒。

若干，見曲禮：「投壺及管子輕重等篇。」（干箇也，若干設數之言，又未定之言）

二十爲念，以吳王女名二十，故諱之，見兼明錄。
曰足錢，曰八十當一百，曰串底錢。梁武帝時，錢陌減，因有足陌之目。唐末八十爲陌。漢王章又減三錢，有省陌之目，省陌今串底錢也。

曰折錢，曰折頭錢。宋時請俸料錢，有見（音現）錢折支之例。折支每貫或折錢四百，或七百不一。
窳（音裕）大空也。元包經：「豐晴之窳。」路史禪通紀：「太昊伏羲戲氏山準日角，窳目珠衡。」

縉縫（縉音混合也，縫去聲）之縉，莊子雖死邱陵，草木之縉。

薄切曰批，批削之義。清異錄：「夜有急，苦作燈之緩，有知之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呼引光奴。」（今京師名取燈兒）

事多乖舛不濟曰糟。京師又有糟醉之語，糟則空，醉則浮。金泰和四年，定糟醉錢，醉苦孝切，京師訛呼平聲。

亂說，朱子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理會，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

盲話，班叔皮王命論距逐鹿之警說。

打渾，宋袁質甫鸚鵡開評云：「內宴優伶打渾，惟御史大夫不預。」蓋始於唐李棲筠也。（又作打譚譚去聲遼史伶官傳打譚得不是黃幡綽）

寒責，項羽紀陳餘遺章邯書曰：「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寒責。」

依樣葫蘆，宋時翰林草制皆檢舊本，謂之依樣畫葫蘆。陶穀書壁云：「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自相矛盾，見詩常棣傳。案尸子楚人有鬻矛與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酒囊飯袋，金樓子立言篇禰衡云：「苟彘強可與言，餘人皆酒囊飯囊。」荆湖近事馬氏奢僭，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論衡別通篇腹爲飯坑腸爲酒囊）

鼠竊狗偷，秦二世時，陳涉起兵，上問叔孫通，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

捕風捉影，始谷永說牟融本之。有云：「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漢成帝好鬼神，谷永說上

曰：姦人左道，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

笑裏藏刀，唐書李義府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人謂其笑裏有刀，又謂之李貓（柔而能害物也）

老奸巨猾，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怒髮衝冠，藺相如奉璧上秦王，視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

衝冠。（吳越春秋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

語言發乎自然，曰衝口而出。東坡思堂記云：「言發于心而衝于口。」

驚天動地，昏天黑地，歡天喜地，哭天喊地，黑漆皮燈籠。宋至正間，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云：「閻閻失望，田里寒心。」歌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地。」又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青天白日，宋袁質甫曰：「余曾祖與蘇東坡賦祈雨詩云：『白日青天沛然下，卓蓋青旗猶未還。』」元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於明太祖，以次子關爲質。太祖曰：「今誠信來歸，當推誠相與，青天白日，何以質子爲哉？」

改頭換面，變樣也。朱子云：「少時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繩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

掩耳偷鈴，卽淮南子掩耳竊鐘之謂。唐書突厥相活寂等請立代王，改易旗幟以示之，帝曰：「可謂掩耳偷鈴。」斯文掃地，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任彥昇策秀才文曰：「衣冠禮樂，掃地無餘。」

（唐中宗時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刮地皮，或曰：「今閻閻號寒啼飢，目培克之害爲括地皮，是否括字？」予曰：「手取之不能盡也，當从刀。司馬長卿子虛賦：『軍驚師駭，刮野掃地。』注云：『禽獸殺獲皆盡野地，似乎掃刮也。』」輟耕錄：金方所詩：『兩觀番成。』

巢穴，後漢逸民傳：襄陽龐公（字辛民）笑謂劉表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鼯鼯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而已。」

沈頓，猶言滯留也。吳季重與魏太子牋：「小口口口口口沈頓，沈俗呼若人。」

業產，管子輕重丁篇：桓公曰：「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治產業？」鬼谷子內捷篇：治名入產業。

傳子傳孫，史孝山（名岑）出師頌：傳子傳孫，顯顯令聞（東漢）

事物相若，曰兄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列子：楊布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

平常漢書王渙爲洛陽令，喪經弘農，設祭者塞路，咸曰：「平常持米過洛，半爲司卒所鈔，自王公下車，此輩斂跡。」曹子建送應氏詩：「念我平常居。」

平素，鬼谷決篇有以平素之者，鄭康成注儀禮喪服章，素食，平素所食。（曹子建任城王誄心存平素）揮霍，張平子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孫興公天台賦聘神變之揮霍。

輕詔（音抄亦讀去聲）說文詔擾也。左太冲吳都賦其隣則有任俠之靡，輕詔之客。

一塊爲一坡（音跋又伐）坡發土也，與堊同。周語王耕一坡，韓退之詩：「予朝拜恩後，謝病老耕堊。」（又同壘耒耜經耕之士曰壘）

亂（音亂）子小蒜根也，見集韻。今世俗凡物塊磊而小者，曰亂子，卽此。

像意，淮南覽冥訓居君臣父子之間，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隨也）

適意抱樸子接之適意，世說張翰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鱸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乃東歸。

目不識丁，唐書張弘靖傳汝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睥睨一切謂之眼界大，卽京師云眼眶大也。唐玄宗爲安祿山治第，但窮壯麗，不限才力，戒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北里志鄭老業詩：「大開眼界莫言寬。」

三角眼，兇視也，言三角其眼以視也。張平子西京賦隅目高眶，注云：「隅目角眼視也。」明袁珙相道衍目三角影（音票又飄）白。

物之名看，所以飾觀，不適於用，所謂看桌也。唐少府監御饌，以牙盤九枚裝食，謂之看食。故今有看桌，而物之不可用者，因均目爲看桌。（看食古人又謂之釘座，唐李遠貌美而無才，用人目爲釘座梨）

按困學紀聞云：「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視卽看也。

今之強顏以飾美者，人每譏之曰充。攷自古隱之名不一，大隱中隱小隱，真隱吏隱祿隱，天隱地隱人隱，名隱通隱，仕隱期隱，而又有充隱之目。桓玄篡立，恥無隱士，給皇甫希之之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詔旌高士，時謂之充隱。則今之云充，卽斯義。

局促，史記漢武怒鄭當時曰：「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古詩，「蟋蟀傷局促。」

圈束，顏延年楮白馬賦，跼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

經紀，善營生也，唐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滕王、蔣王）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窮忙，宋元豐時，京師語曰：「戶度、金倉、日夜窮忙。」

唯獨，按唯猶獨，獨卽唯也。莊子：德充符，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受命於天，唯舜獨也在，呂覽：唯聖人獨見其所由然。史記：孝惠時，唯獨長沙全，二字史記屢見之。（新序項王詐坑秦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馮脫、馬季長、長笛賦序，唯笛獨無）

忒殺（讀所下切）大也，大字切脚，京都語亦有之，如好曰殺好，聰明曰殺聰明之類。洪氏隨筆序云：「殺有好處。」白樂天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金方所詩：「爾家忒殺欠扶持。」又俗傳人死有煞（上聲）或作僂，不仁也，不慧也，輕慧也。故京都譏人不慧，有僂子之目。吳中譏人舉動佻媚，亦曰僂韻。會僂，僂不仁。（顏氏家訓偏旁之事，死有避煞，吹劍錄李才伯歷言，雖煞雄煞）

訂真，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

弗好，離騷：鳩告余以不好。（王鞏坐蘇軾黨，貶賓州，軾臨歸，別鞏，出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柔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軾作定風波一詞以贈）

窮兇極惡，王莽傳贊滔天虐民，窮兇極惡。按窮極猶至盡也，今乃謂貧困者。窮奢極欲，谷永傳窮奢極欲，湛灑荒淫。窮形盡相，陸士衡文賦期窮形而盡相。

蓬頭赤腳，莊子說劍篇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羣芳錄鐵脚道人嘗赤脚走雪中。晉陶侃曰：「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神仙傳有閻蓬頭）

不耐煩，本嵇叔夜絕交書性不耐煩。（又宋庾仲文傳）

沒奈何，新唐書承天皇帝傳沒奈何末耐。

三脚猫，張明善北樂府水仙子云：「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脚猫，渭水飛熊。」

鄉里狗以名子，左傳衛獻犬史狗鄭宛射犬堵狗。史記司馬相如其親名之曰犬子，後漢書梁冀之子允，一名胡

狗。三國志曹操見孫權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齊書張敬兒脅力而性貪殘，在宋世本

名狗兒，宋明帝改爲敬兒。梁書江陽人齊狗兒反，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楊定叔父佛狗。唐書李勣年將八袞，遇疾命

置酒奏伎，列子孫謂弟弼曰：「我有如許狔犬，將付汝。」安祿山子慶緒遣闖豎李狗兒執刀入帳中，斫祿山腹。元

史有石抹狗狗郭狗狗寧猪狗。又按世本毋苟作磬，世說王修字敬仁，亦稱苟子。前秦錄有梁苟奴。攷狗之義言苟

也，狗通作猗，故韓子有蠅營狗苟，故從苟之語。

案敬从苟从支，苟音亟，敏也，支音撲，小擊也。敬之爲言警也，與苟文之旨相反。沈存中云：「今姓敬者，或更苟

更文，此爲無義。」義蓋謂此。

亟敬聲，本去入互轉，彼嫌苟之義，輒演爲敬，作敬，不通文義音義也。可知識字之難，自古而今。

鴨譎道士輟耕錄載松江亢旱，聞方士沈雷伯道術高妙，府遣吏迎來，驕傲之甚，以爲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下

鐵簡於湖柳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了無應驗，羞報宵遁。僧柏子庭有詩云：「誰呼蓬島青頭鴨，來殺松江赤練蛇。」則是元時，於道士已鳴之，但鳴之謂未審。

俗以意度爲龜，如龜鏡龜來龜伊等語。疏侂紀云：「帝履癸譏貸（音忒）處穀幼色，是與妹喜蠱惑，人以龜其必亡。」龜云卜也，故又有約龜而並爲約灼之說。或曰歸算法，有歸除非。（唐李泌傳言皆爲國龜鏡金師安石有萬年龜鏡錄）

罵人以牛，論衡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贖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

設局邀賭，以取頭錢，曰抽頭。國史補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蘇長公記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賭錢不輸方，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是即抽頭也。（止乞頭則不賭故不輸）

出頭者，得出頭地也。歐陽公所謂放他出一頭地也。又跳出者，不復受牽制，局儕輩亦得出頭也。晉魏時寫章奏，如今之擡頭，謂之跳出是也。

發脚，詩履我發兮，疏云：「行必發足而去。」三國志譙周曰：「今大敵在前，恐發足之日，變且不測。」

語有謂之縮脚音者，即古之歇後語，可笑。語林載貞元末妓阿軟產一女，求小名於白樂天。樂天曰：「此兒白哲可愛，可名之曰皎皎。」有文士釋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譏其種姓不明，取古詩皎皎河漢女也。河借作何，猶何漢子之女云。又史載鄭繁好爲歇後詩，譏議時事，乾寧初，帝（唐昭宗）以爲有所蘊命以爲相，繁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按顏延年赭白馬賦，王子興言，注云：「王子興師，興言出宿，當即歇後詩之濫觴。」

唉（音哀）驚問聲，管子桓問篇禹立建鼓于朝而備訊唉，又歎聲，史記項羽紀亞父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又謦聲，莊子知北游篇狂屈曰：「唉子知之。」又因飽抒氣作聲，見廣韻，按唉欸同一字。

歛亦讀上聲，肩夫一聲歛，一聲乃，或自相應，或兩相應，卽此本棹船歌。朱子辨歛乃云：「歛乃棹船相應聲，歛音鶴，乃音襖，近日倒讀之誤矣。」（歛左旁从矣，不从矣，从矣俗款字）

嗑（谷盍切音罔）笑聲，莊子天地篇折楊皇芻，則嗑然而笑。

咄（當沒切音敦入聲）正字通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諾。司空圖休沐記用之，卽東方朔傳註云：「咄咄咄之聲也。」珠林岳山廟一竈甚靈，和尚以杖擊云：「咄！只是泥土合成，聖從何來？」

匍行曰攀，亦作躄，作躄音盤，呼若勃蘭切，今京師呼盤亦如之。司馬長卿子虛賦：「攀勃窣，（俱匍匐也）上乎金隄。」

頓，留頓也，頓積也，沈約撰宋書宋世祖（孝武）太宗（明帝）諸鄙瀆事，齊主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可思諱惡之義。」

清閒，前漢循吏傳龔遂曰：「願賜清閒竭愚。」嵇叔夜琴賦：「密微其清閒。」

寒溫（謂酬應非要語）王獻之與操之詣謝安，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

隆重，晉桓謙曰：「楚王（桓玄）勳德隆重。」（任彥昇薦士表臣位任隆重）

周折，言周到曲折也，卽周旋折旋意。作盤屋亦通，山曲曰盤，水曲曰屋，西安府有盤屋縣。

望呼若茫去聲，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周禮其澤曰望，疏云：「卽宋之孟諸，古音孟，唐讀芒，今呼望爲茫去聲者，望本平去兩讀。」又呂氏春秋望諸爲夢，諸夢亦叶茫去聲，見道藏歌，故今亦呼夢作茫去聲。

白之爲言素也，空也，管子擊毆衆白徒，謂空有徒卒名也。（乘馬篇）漢書非周公致白屋之意（蕭望之傳）新序叔向曰：「趙武舉士於白屋下。」言以茅苫屋，無閭閻之壯麗也。漢書聞之白衣，戒君勿言（兩龔傳）又白衣尙書（鄭均）南史白衣宰相（陶宏景）唐書衣黃者聖人（肅宗）白衣者山人（李泌）言布衣而無青

綠朱紫之華也。可謂之白身，即北史李敏傳云：「白丁，」魏書食貨志云：「白民也。」乃俗稱破靴白頸謂白身而彊項者，不知何本。路史翬以善射，去下地之百難。（此帝學時之翬）注云：「百難兇頑之人。」豈易百難爲白頸，豕魚之誤歟？抑復頸而非白頸，猶識別字之言識白字，音近沿訛未可知。又語云：「白脚阜，」謂所業無根柢者，不知何義。殊阜隸所服，通體皆阜，彼託爲阜以威人者，實未阜歟？是即今之白役，列固禁之，并非北齊及唐之白直比矣。

嘗閱唐劉晏傳，稅外橫取，謂之白著。春明退朝錄，世人謂酒酣爲白著，言刻薄之後，人必顛倒酩酊，如飲者之著也。予竊謂父母斯民者，橫征暴斂，觀此可以警也。又唐德宗時，以宦者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白望者使人於市，中左右望而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戶。予復歎後世官署中，出市外物，往往限以官價，必折其本，猶白望之遺也，亦殊非善政矣。

漢景時，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白頸墮水死者數千。時楚王戊謀反，敗爲越人斬，是自頸烏固倔彊者。僞物曰修，亦作贗，通鴈，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

兒童小遺於溲，曰溲（音搜）出溲呼如尸，即尿（音鳥去聲）口口宋將郭某自比諸葛，屏風便面，皆書三顧頻頻，兩朝開濟二語，及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人謂之尿汁諸葛。

兒童睡熟遺尿，謝之曰畫龍。明成宏間，李文安公傑，字世賢，夫人某氏，少患遺溺，輒夢兩宮人捧溺器至，兩旁畫龍鳳。迨公晉禮部侍郎，贊皇太子婚禮，夫人入賀，適小遺甚急，作顰狀。皇后詰之，以直告，遂命兩宮人引至一處，以龍鳳溺器進，恍如夢中，後遺溺遂止。事載王應奎柳南隨筆。

濾音慮，澄也。唐白行簡有濾水羅賦。羅濾水具，澄之使水在下，滓在上也。今呼入聲，如力訛。礪音礪，岸之石（音訂）即此字。錘舟石也，同碇礪。唐孔幾爲嶺南節度使，蕃舶泊步，有下礪稅，幾禁絕之，又即濁

水矴清之矴。(矴清或作淀案淀音電淺水也音義俱別)

糞謂之惡，讀去聲。前漢昌邑王傳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卽矢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蓋古人於惡字，多讀去聲，物之美惡，情之愛惡，義異音同。故問有叶入聲者，要不專以入聲屬美惡，去聲屬愛惡。觀騷經及漢劉歆遂初賦，魏丁儀厲志賦，可知其兩音各義。顏氏家訓謂自葛洪字苑始，而顧寧人又謂去入分別，不過分言輕重之間，其實無此疆爾界之別也。則俗之以糞爲惡，正此字。

或作屙。(音阿)傳燈錄屙瀉山尿。金聖歎批續西廂有云：「人言屙臭極矣，此并非屙。」然吳語是去聲，當從惡字。

楊用修云：「丸卵變古通，山海經鳳卵作鳳丸，又建木葉如羅，實如變，變卽卵也。丸形如卵，故梓人伐材，謂之變削，謂變削其木丸如卵也。」據此，則今人呼陰莖爲變上聲者，卽此字上聲卵之轉耳，不必專指爲卵矣。然俱以陰囊言則可，若陰莖當是嫪(音勞又去聲)字。呂不韋求大陰嫪毒爲舍人，詐爲宦者以進，後以淫坐誅，故世罵淫曰嫪毒，今京師呼陰莖爲嫪子，音若寥，殆卽罵嫪姓大陰無行，因指此物爲嫪耳。嫪變卵，俱一音之轉。

蘇卽鬚也，謂散而下垂也。胡三省通鑑注，毛晃曰：「流蘇盤線繪繡之毬，五綵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是也。故世以繡頭鬚爲蘇頭，亦呼鬚髻之鬚爲蘇。」(盤線云云見海錄碎事)

丹鉛錄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周禮金鑄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楊氏援引尤詳。

腮(音閑)俗呼若紐振切，禹貢傳山桑之絲，其鞞中琴瑟之選，詩將仲子傳檀材彊鞞可爲車。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尙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腮，爭堪喫！」東坡云：「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脈呈露如老人項頸。」

與人睦曰黻（音鵠）黻皮皴起也。又木皮甲錯也。爾雅大而黻楸，小而黻榎。鄒浩四柏賦木皴黻以龍驚，亦是機。

破（音穿入聲）皮破也，俗云破傷卽此。

齣（音吊邱召兩切）高也，不平也，不安也。韓昌黎詩，我亦平行踏齣（音傲）齣，世以不肯從衆爲齣，卽此。又語云：

「齣起」卽齣字。

物置平處，動不妥，貼曰抗。揚子方言抗不安也。詩天之抗我。亦作杌，作兀，杌隍，桌兀，俱不安貌。司馬長卿上林賦杌紫莖，注云「搖也」。兀字兩足長短，別足者爲兀。

黻（敕角直角兩切）刺也，脊也。宋書太祖不豫，召晉王尉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遙見帝，引柱斧黻地大聲曰：「好爲之！」

贖（音茗）玉篇預入錢也。米芾書史隋唐藏書，金題錦贖，注云：「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楊氏瑾戶錄古裝裱卷軸，引首後帖綾曰贖，則今所云贖在內者卽此。

門望，門門第望郡望，締婚者動言門望，富不與貧耦，貴不與賤匹。當其姻婭既定，往來帖式，獨冠郡名以自表。相稱謂處，必加大德望，或大英望等語，以致欽崇。至於婦人，雖常時書東，亦曰歸某門某氏，或不書某門，而書某郡，凡以重門望如是。楊用修譏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爲無謂。並云：「侯景求婚王謝一事，江東散亂，職此之由。」又引韓顯宗疏曰：「門望者，乃其祖父之餘烈，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允，墜於阜隸矣。」

鄭樵氏族略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姓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家貲曰家道，陸士衡百年歌，「子孫昌盛家道豐」顏氏家訓云：「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與易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不同。」

風素，較耕錄載孫思邈爲陶隱居（通明）後身，貞觀元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類隱居。風聞，風探也。漢書佗尉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

和睦，孝經民用和睦，淮南子角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律呂新書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繆卽穆和也）同睦。趙岐孟子注君臣集穆。

務實，魯論注，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通書實勝善也，名勝恥也。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勤謹，前漢食貨志治田勤謹。

劃一，漢惠帝時百姓歌曰：「蕭何爲相，較若劃一。」（較一作類，不貳價，子產相鄭二年，市不貳價。陳相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漢韓康賣藥長安市口不貳價。

便宜，呼入聲誤，籛籛呼平聲誤，一作蘆籛，籛字字書無。又鹿鹿速速見石鼓文。

到頭，庾子山詩：「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鳥恆夜啼。」賈島詩：「掘井須到流，結交須到頭。」

獨步，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世說江東獨步王文度（醜驪一名獨步春見清異錄卽今之木香）

奇貨可居，秦太子（孝文王）之子異人（莊襄王）質於趙，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奇貨可居。」（不韋娶

邯鄲絕美者與居有娠，因異人請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後爲始皇）

算無遺策，崔鴻後趙錄張賓爲石勒謀生機不虛發，算無遺策。

樂此不疲，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昃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太子永曰：「願陛下頤愛精神。」帝曰：「

吾自樂此，不爲疲也。」

老當益壯，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敲畫呷醋，宋時駕幸臨安，後諸曹口號云：「兵職駕部，敲畫呷醋。」猶言但咬文嚼字也。蓋其時諸曹，惟吏戶刑

三曹吏胥，多饒益耳。

得隴望蜀，漢光武時，潁川盜賊羣起，河東守兵亦叛。帝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公孫

述）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帝自謂也）曹操嘗謂既得隴右，又欲得蜀。

阿堵猶云這物也，若箇也，凡物皆可言之。今度議他人家貲，輒取此二字，蓋專指錢言，本晉書王衍事。

形容音響曰釘鈴瑤琅，李長吉沙路曲，珮馬釘鈴踏沙路，鈴鐸名金琅瑤，其響琅瑤，瑤琅蓋倒言之。又闌珊錯落

曰琅瑤，唐玄宗幸蜀，至上亭驛（保寧府梓潼縣）聞鈴，左右云：「似言三郎琅瑤。」故又名琅瑤驛。亦作郎當，楊大

年傀儡詩：「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要郎當舞袖長。」

獵（音蠟）若王子淵洞簫賦：「獵若枚折，注云：「折物聲也。」

礮礮張平子西京賦：「礮礮激激而增響。」

燒言炭，蓋焦之也。楊用修曰：「舊唐書吐蕃傳：百里一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鶻。今雲南邊夷，有兵馬聲息，文

書上插雞毛，火柴，亦古羽書之遺意，火柴示火急也。

凡貯物之具，物將盡，必留稍許以看之，蓋看守而取不之絕之義。晉書阮孚持一卓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

「但有一錢看囊，恐其羞澀耳。」杜子美詩云：「囊空更羞澀，留得一錢看。」

無立錐地，荀子非十二子篇：「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韓子舜無置錐之地於天下，而德結。留侯世家：秦

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

四面受敵，管子國蓄篇：壤正四面受敵，謂之衢國。張良傳：雒陽四面受敵。

錢曰：家兄亦曰孔方兄，本魯褒錢神論。

錢稱兄，譏得妙，因憶焦延壽易占與福爲兄，幻得妙。秦宓遠遊詩：「虎則豹之兄，鷹則鶴之弟。」其寫兇徒尤諠得妙。莊子天地篇：「若然，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以兄弟代尊卑也。淮南俶真訓：「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抱樸子尚博篇：文章爲德行之弟，俱新。」

吳錢漢崔烈因傅母（宮中阿保）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問其子以外譏何如？子曰：「人嫌大人銅臭耳。」

守錢虜，馬援少時之北地田牧，有畜數千頭，殺數萬斛，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遂盡散於親舊。

輕欺杜詩，最愛輕欺杏園客，也曾辜負酒家姬。

註誤口口列傳，註誤人主，無若此者。漢文帝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註誤吏民。」

溫飽之家曰小康（康昌盛也安樂也）大雅：汜可小康。禮運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新書五歲小康，十歲一凶。

中落，唐李襲譽謂諸子曰：「吾性不喜財，家故中落。」

曰：鏤鏤，曰離灑（所宜切）王子淵洞簫賦：鏤鏤離灑。

拉颯，晉孝武帝太元末童謠云：「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

家賊論，衡宋華臣使家賊六人，以鍛殺華吳。通鑑正編慶緒（安祿山子）遣闖豎李狗兒執刀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此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死。

做賊世說王大將軍敦往石崇廂，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讀做）賊。」

一概，屈原傳同糶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淮南秦族訓方指所言而取一概焉。

吾鄉建屋先擇吉日，鳩匠規木，鋸齊大段曰剗木，剗音團，韻會裁也。廣韻截木也。亦通剗，說文齊也，故又稱齊木，俗作斷木非。（文王世子其刑罪則織剗論衡求吉日出詣吏剗罪宋楊時令餘杭不爲煩苛臨事剗裁未嘗形之顏色）

小鎮稱草鎮，猶草市也。元微之序白氏長慶集云：「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自注平水鏡湖旁草市名，見張溟會稽續志。（李嘉祐詩草市多樵客漁家足水禽）

按此亦微之一平生大快事，旗亭畫壁，何以過此？

市，井，詩序歌舞市井，孟子市井之臣，劉寵傳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玉篇穿地取水，伯益造之，因井爲市。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因井成市，故名。」張守節曰：「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據風俗通市者恃也，養老少恃以不賈也。井者至市之人，先於井上洗濯其物，乃到市也，此說似分市井兩處。

按內經營猶渴而穿井，則黃帝時已有井。（世本亦云黃帝穿井）

伴和本草載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直上天，召鶴，得盤於上。伴俗誤作拌，拌音潘，捐棄也，亦音盤上聲。發覺前漢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購求，楚將季布屢窘辱帝，（漢高）羽滅，帝購求之。

躲避珠林，昔一鴿被鶴所逐，即往舍利佛肩躲避。（六度佛經云菩薩爲鴿王）

暗中摸索唐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

狐假虎威，本國策江乙謂楚王語。（沈休文恩倖傳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吹毛求疵，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漢武帝議摧抑諸侯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

以一警百，漢宣帝時，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吏民賢不肖，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

物故，劉向傳物故流離，宋祁謂物音歿，古人之借用也。

風化，凡遽氏之世，其死也槁鼻風化，見因提紀。

故事，國語魯侯曰：「君作故事。」凡書所稱故事，皆前事之謂。

受人給弄，不惜所費，曰大頭，亦曰頤（音吾）頭，不知義何所取，頤卽大頭也。羅長源曰：「長短頤頤，百疾皆起。」

（呂覽作頤許）

甕鼻，王充論衡云：「鼻不知香臭爲甕。」崔鴻後趙錄王謨甕鼻，言不清暢。又作臙（音甕）埤雅語云：「蛇鼻

虎臙。」

俗以赤鼻爲戲（莊加切音渣俗作馘臙）鼻，酒馘鼻也。黃帝素問勞汗當風寒薄爲馘。宋書（南北朝）子業

（廢帝）入太廟，指世祖像曰：「渠大馘鼻，如何不馘？」立召畫工馘之，俗呼如糟非。（柳子厚詩饒醉鼻成馘）

鼻涕，三寶記齊文宣臨死患惡疾，不勝楚痛，命劉桃枝背負而行，鼻涕淋漓。

重聽，黃霸守潁川，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欲罷之，霸曰：「許丞廉吏，尙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妨？」

瞎子，晉書苻洪子健嗣僭稱帝，據長安，生子一目，童時洪戲之曰：「吾開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

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一面之識，宋哲宗時，范純仁乞歸養，帝每見輔臣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

一面之交，崔實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

歛（讀如蒿）呼使出氣也，俗云歛口氣，卽此。班孟堅寶鼎詩：「吐金景兮歛浮雲。」注云：「氣上出貌。」
歛（呼合切）俗云歛氣味，卽此。班孟堅東都賦：「飲野歛山。」（張平子西京賦：「飲豐吐鎬，左太冲吳都賦：注朱崖海中有渚，無泉，大木斬其汁，飲之，故世俗往往飲亦稱歛。」）

語助有曰能，如云若箇能非也，馨之訛。晉人語助多有之。寧馨兒，正自爾馨，冷如鬼手馨之類是也。（寧馨爾馨俱猶云那樣，又劉尹云：如馨地如馨作如此解。）

若箇似箇，少陵云：「長安若箇邊。」謫仙云：「愁來似箇長。」亦唐人詩中常見者。

物之墮地聲曰魄，（音泊，又粕）史記周本紀有火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注云：「魄然安定意。」

曰擻（普麥切）曰掬（弼角切，又音百）擊聲也。張平子西京賦：「流鏑擻掬。」注云：「中聲也。」

跋刺（音辣）響著實也。李太白詩：「雙腮呀（音牙）張口貌。」呬（呼甲切）吸而飲也。響鬢張，跋刺銀盤欲

飛去。

挺洞，上下不休聲。淮南俶真訓：「擻揆挺洞，世之風俗。」

砰磅，司馬相如上林賦：「砰磅訇磕。」

磅礧，張平子思玄賦：「伐何鼓之磅礧。」

鴻璫，聲貌。李長吉詩：「鴻璫數鈴響，羈臣發涼思。」

和囉，王子淵洞簫賦：「行鏗鈺以蘇囉。」注云：「聲迭蕩相雜也。」

輓輓，紛忙振動聲也。博雅：「車軌道謂之輓輓。」揚子方言：「繼車，趙魏之間謂之輓輓。」

穀輓，與輓輓聲相似。唐諱用之詩：「黃金穀輓釣魚車。」又云：「穀輓魚車響釣船。」

醉醺醺，張平子東京賦：「君臣歡樂，具醉熏熏。」

事到極處曰酩酊，酩酊飲酒至于醉也。

麵有曰發酵（古孝切）亦曰起酵。南齊書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起麵餅，注起麵，今之發酵也。按發酵麵又謂之輕高麵，見韋巨源食單。

蒲萄，蒲呼若勃，白樂天詩：「燕姬酌蒲萄，一讀入聲。」

點心，輟耕錄引唐鄭僂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

畫餅充飢，魏明帝詔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望梅止渴，曹操行軍至含山，軍士皆渴，因指山上梅林，渴遂止。

鞵（音汀同鞵）帶，皮帶也。李長吉詩：「金魚公子夾衫長，密裝腰鞵割玉方。」（夢溪筆談：海上有一船桅折抵岸，三十餘人如唐衣冠紅鞵角帶）

不修邊幅，漢書馬援謂公孫述修飾邊幅，如俑人形。晉書簡文爲撫軍時，所坐牀生塵，不命左右拂之，見鼠之行跡，反以爲佳，其不修邊幅如此。

衣要新好，人要舊好。寶元妻古怨歌：「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千里做官，只圖喫著。魏文帝詔羣臣，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錢穆父云：「三世仕宦，纔曉得著衣喫飯。」

諺云：「豆芽弗好做柱，丫頭弗好作主。」漢書成帝欲立趙婕妤爲后，劉輔上言，里謠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飛燕本陽阿主家歌舞者，漢成帝悅之，召入宮）

諺云：「鄉戶夫妻，一步不相離，相呼如失。白樂天詩：「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注云：「相音思必切。」諺見明人書。

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須我爲之。宋鄧綰以上書阿附新法進身，有是語。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蓋邑人王歎語，見說苑。

三寸舌害著七尺身，唐許敬宗嘗答太宗曰：「諺云：『人生七尺軀，畏此三寸舌。』」

事無不可對人言，司馬溫公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見說苑。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張茂先鷓鴣賦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

名不虛傳，魏志太祖時禁酒，徐邈私飲沈醉，趙達問以曹事，曰：「中聖人。」達以白，太祖怒甚，由是得罪。文帝踐

阼，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謂左右曰：「名

不虛立。」（宿瘤齊東郭女也，閔王出獵，觀者如堵，女採桑不顧，王召之曰：「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慎德

勤事，苟稱任使，宿瘤何傷？王聘爲妃，齊大治。」

談何容易，見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老生常談，何晏謂管輅試作一卦，至三公否，輅曰：「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決也。」鄧颺曰：「

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後司馬懿果殺何鄧等。

開卷有益，宋太宗勤讀書，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璫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

手不釋卷，吳志步騭（字子山）孫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

曰陪堂，曰伴讀，元武宗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

理領釋名，令領也，理領之，使不得相犯也。

代庖，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白面書生，崔鴻後燕錄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書生，烏合爲羣。」宋書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唾面自乾，唐史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乎？」師德曰：「潔之是速其怒也，當使自乾耳。」汗流浹背，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曹掾以事入見殿中，獻帝不任其憤，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

負荆請罪，自認過也。藺相如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每望見避匿，謂其舍人曰：「以秦王之威而廷叱之，辱其羣臣，獨畏廉將軍哉？顧強秦之不敢加兵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各爲其主，正編張儀教靳尚謂楚辛姬鄭袖曰：「秦將以六縣及美女贖張儀，王重地尊秦，秦女貴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泣于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儀，秦必大怒。」

破釜沈舟，楚次將項羽引兵渡河，沈船破釜，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與秦軍九戰，大破之。

胆大心細，本孫思邈云：「胆欲大，心欲小。」而孫又本於文子云：「心欲小，志欲大。」

斬草除根，唐書張柬之桓彥範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三思，薛季昶曰：「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有志竟成，漢光武謂耿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落落難合，（疎闊之言不相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事將成曰剩箇塔尖，五代唐史李崧曰：「宜得一重臣鎮太原，非石敬瑭不可。」晉祖深德之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石敬瑭繼唐而有天下，國號晉，故曰晉祖。德之者欲崧始終成就己事也。）

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劉晏云：「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

識時務者俊傑，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徽，徽云：「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名統）

天下無敵手，李全寇揚州，宋趙范趙葵擊之大敗，碎其屍，遂薄淮安。全妻楊氏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遂絕淮而去。（宋理宗時）

英雄無用武地，曹操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請救於孫權曰：「操破荊州，劉豫州英雄無所用武。」

武藝十六國春秋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

兒戲，漢文帝勞軍至細柳營，（周亞夫）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劉禮）棘門（徐厲）真兒戲耳。」

聚精會神，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聚精會神，相得益彰。

福至心靈，史炤通鑑疏引諺語。

不服藥爲中醫，漢書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人生五十不爲夭，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年。」

人生七十古來稀，杜老句也。白公詩亦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蓋時年六十二，元日作，故云開十年爲

一秩。

十年爲一旬，樂天呈夢得詩：「且喜同年滿七旬。」自注予與夢得俱得七十。

出處不如聚處，管子輕重甲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一遭人情兩遭例，即管子侈靡篇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意。

形容人語之殷勤，曰節足，蓋鳳凰鳴也。宋符瑞志：雄鳴節節，雌鳴足足。（王仲任曰：禮記瑞命篇云：雄鳴曰卽卽

雌鳴曰足足）

謬詼俗呼謬若擠，蓋殷勤瑣語之謂，壁剝敲竹木聲。唐盧延遜詩，樹上謬詼批頰鳥，窗間壁剝叩頭蟲。
是編初稿，隨手雜錄，自戊戌仲冬，迄今辛丑孟夏，因積帙漸夥，子弟輩都欣覽之。遂區書詩事語爲四卷，聽愆通開雕，惟念徵引事實，宜簡毋繁，而在溯其最先。予謏陋，但就所見，擇書一二，偶有未能割愛者，稍廣之不幅，幸博雅君子，指所未逮焉。後續有得，當次以卷幾之幾，聯爲一編云。琢如書。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

分發行所 各省廣益書局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small>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small>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標點者 朱太忙	寶 存
----------------	--	----------------	------------	------------

本售價實二角六分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0 23748

2119

857.176

